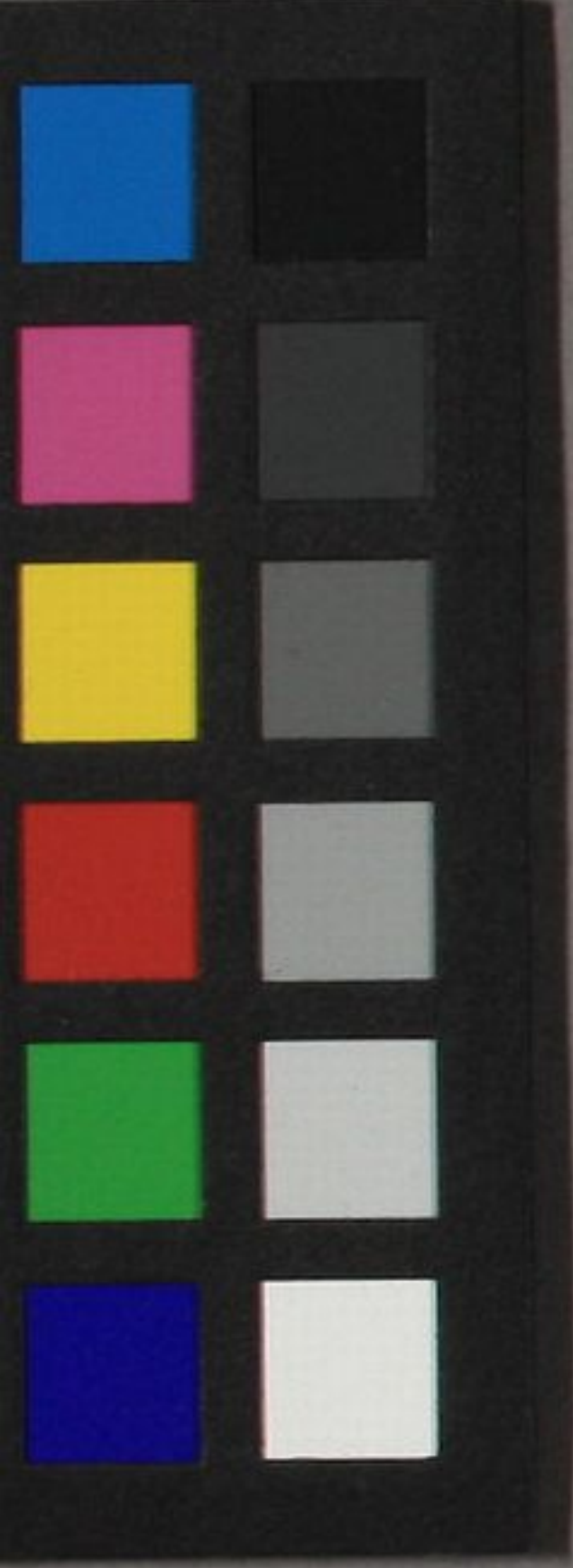


埋憂集

同治十三年成 我明治七年出版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82
1



甲戌年新鐫

埋憂集

杭州文元堂藏板

F0182-(1)



序

今年春炳自京師歸，即趨謁吾師梅叔先生於珠村寓舍。時先生暨諸同好，將謀梓其所著埋憂集小說。炳因得其定本讀之，未終卷輒廢書而歎曰：炳自成童侍先生學，為制舉業，竊鏡先生落落負奇節，方以高才絕學，跋扈詞場。今來晉謁先生，鬚髮皓然矣，乃不得與于承明制作，而使之老於明經，長貧善病，而又無子，其遇可謂窮矣。顧使先生之窮不至此，亦必不能成是書。蓋雖偶然游戲，然非得志於時，酣豢富貴者所能言也。夫先生良史才也，今乃以其飽嘗世味，遍歷窮愁之所蓄積。

里憂集

序

一

出爲是書其刻鏤則禹鼎象物也其刺譏則韓非孤憤也其哀感頑艷則如美女之簪等而笑山鬼之被荔以思有時爲士龍之笑笑亦哭也有時爲步兵之哭哭亦笑也則又想見其血縷青微搖曳江楓未已也甌北詩云詩有一卷傳抵得公卿貴是亦足以傳矣或謂先生老矣著錄非一種何必先以是自見炳曰然夫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古者掌之國史志之藝文莊生不云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盛世所以不廢者以是爲鬱湮之所導而懲勸之所垂也是在善讀者之能領取矣若夫朝食者不知飢則不能讀年少者不知愁則不欲讀九原

人情窮地獄之變相見見聞聞奇奇怪怪莫不抽枕秘于鴻寶備史錄於輶軒鼎圖姒后罔兩呈形石煉媧皇圓靈補缺所至難解者倮蟲以詐相咀嚙狼臙爭駭於冠裳雲韶輟奏干戚偏舞刑天鉛刀爲鋸將邪長埋豐獄此則栽碧澥之桑蓬水有時而涸倚元穹之杵心波無日而平者已矣也徑然小人夫子器之國士登樗櫟於匠門搜昌苓於藥籠浴雨陶風曲裁狂簡抽衣解髻許證菩提絳帷昔侍廣桑會有前緣華髮今稀元閣猶從好事旣見寵於軒鶴敢自等於寒蟬而城懸布斷瀾落英汚一鷄拏雲以思舉六鷁搶地而退飛消間裏之

歲華撫厠間之髀肉豈師生沆瀣一氣故彼此同病相
憐耶噫嘻傲骨千尋本非將相公侯之狀勞薪一世安
用語言文字之工然而天猶未老士尚能悲紆幽憤於
搜神記裏埋沈憂故紙堆中野史留亭遠埽俾官譚
語道人振鐸尚餘滾滾心回甘則果皆可口說法而
石亦點頭恭述弁言祖標崖略雖筵撞蠡測未際宏深
而澠別淄分能嘗甘苦此日仰屋梁以著雜家綜乎九
流他時藏名山以傳知音俟之千古

受業秀水沈巖敬識

序

帝女化禽銜石從何填海騷人被髮呵壁因而問天窮
愁有志孤憤成書續虞初小說纂段式酉陽披胸啟鏡
鑑古兼以鑑今記事拈珠徵人加之徵鬼竄名儒子蠻
粵一編影弔青蠅招冤魄于梧邱萬卷恨瘞黃土此吾
師梅叔夫子埋憂集之所爲作也夫子少時學通四庫
才備九能子胥佩七星雄劍安世記三篋亡書自謂健
弩方張強臺直上說經奪席冠石渠天祿之英歸院撤
蓮獻羽獵長楊之作而乃雲英嫁晚娥黛銷春伯樂來
遲駘蹄繫櫪秋風瑁璫年年淚搵青衫郢雪高寒處處

人嗔白眼比靈馥聚徒身慚措大似泉明乞食腹負將軍破帽疲鱸不作黃車使者斷檠枯硯竟爲白臘明經平一荅三桓七穆博軼總龜朝霞賦五角六張命終磨蝎其能無四愁嘜吧五噫悲涼登高歎豎子成名搔首指儒冠誤我乎而況陔蘭棄養空補束皙之詩風樹飛聲哀掩皋魚之泣莊盆兩鼓夢短牛衣孔叡無徵膝寒鯉對旣爲張儉亡家復作陸機歎逝殘羹冷炙嗟來一飯朱門華屋山邱嗚咽數聲鄰遂惠施逝而漆吏誰與言曼卿死而祕演無所適裂伯牙素琴髡姪娃珍髻滄海橫流人間何世於是寓言賁志以妄塞悲繪鬼域之

應有愛才人願與解爲此語者共之

同治十二年歲次甲戌孟秋月受業桐鄉周士炳謹識

明正七年

三
册

二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親相繼見背始絕意進取烏已
倦飛驥甘終伏生平知交大半零落而又畏見一切得
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與幼女形影相依蓋生人之趣
盡矣乃喟然歎曰窮矣然身可窮心不可窮也余誠棄
材不足與海內諸豪俊比數矣夫蟬蚓不知雨雪螻蛄
不知春秋猶能以其竅自鳴豈樗散之餘遂并蛄蚓之
不若乎于是或酒邊鐙下蟲語俚闌或冷雨幽窗故人
不至意有所得輒書數行以銷其塊壘而寫髀肉之痛
當其思徑斷絕異境忽開窅然如孤鳳之翔於千仞俯

道光十一年
十一月

埋憂集 卷第一
視塵世又何知有蠅頭蝸角事哉于是輒又自浮一白
曰惜乎具有此筆乃不得置身史館與馬班為奴隸也
是亦足聊以自娛矣今茲春歸里門篋中攜有此本諸
同人見之咸謂可以問世謀釀金付梓頃來此間竹屏
蔭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諸君雅意使得免仲翔沒世之
感余亦何能復拒乎獨是余老矣追憶五十以來以有
用之居諸俱無聊之歌哭寄託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
因書數語以誌吾恨焉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
八日歸安朱翊清梅叔氏自題於潯溪寓舍

埋憂集目錄

卷第一

穿雲琴

熊太太

嘉興生

潘生傳

周奎

義犬塚

戚自貽

可師

扛米

無錫老人

尸擄盜

鍾進士

蛇殘

賭飯

卷第二

埋憂集目錄

雪姑

吳烈女

程光奎

諸天驥

雷殛

蟋蟀

活佛

通字

海鯀

大人

捕鬼

郭某

張凝

綺琴

卷第三

昭慶僧

雙傲親

周爛面

狗羹飯

邵士梅

沈卜年

陳三姑娘

大人

雲雨

春江公子

霧淞

疫異

水災

穀裏仙人

白雀

龜王

薛見揚

考對

卷第四

人形獸

異蛇

稱揪蛇

名醫

手技

田鷄教書

鐵兒

金蝴蝶

柿園收

慧娘

賈茶

支氏

隋胎

捉奸

卷第五

鎖陰

火藥局

詔禍

送詩韻

龜鑑

陰狀

簪包船

金鏡

藥渣

餠餅阿六

秦檜為猪

賈似道

鬼舟

卷第六

二僕傳

段珠

金三先生

讀律

賣詩

詩識

秋燕詩

樊遲廟

施氏

空空兒

鬼燈

祭鱸魚文

射兔

馬宏謨

茅山道士

葉太史詩識

奇獄

謫判

錢大人

夫婦重逢

官偉鏐

海大魚

車夫

奇兒

卷第七

賈義士

姚三公子

趙孫詒

嚴侍郎

星卜

常開平遺槍

人面豆

奎光

陳學士

徐孝子

男妾

上智潭龜

武松墓

死經三次

卷第八

宅異

櫃中熊

遺米化珠

夢廬先生遺事

捐官

辨誣

金氏

荷花公主

夜叉

奇疾

真生

明季遺車

樹中人

陳忠愍公死難事

卷第九

烏柏樹

獅子

詔效

醉和尚

香樹尚書

全荃

周爛鼻

潘爛頭

醫癢

草庵和尚

樊惱

訐真君

茅山道人

憎鬚

梁山川

詩朝

陶公軼事

改名

負債鬼

蛇異

卷第十

鬼隸宣淫

狐母

七額駙

瞿式耜

孫延齡

縊鬼

乍浦之變

虎尾自鞭

夷船

甕閒手

挖眼

狐妖

續集卷第一

織里婚事

佛時貞觀

續集卷第一

劉縉

對縉

熊襄愍軼事

王秋泉

采龍眼

陸世科

燕姪

臭金

剪舌

黃石齋

生祭

地震

蚰蛇

大言

猩猩

戒貧

牡丹

湖市

泰山

雙林凌氏

水月庵

劉子壯

庫中畫

玉人

大膽

師戒

柳畫

冰山錄

夷俗

楊園先生

腹語

熊伯龍

亂書

天主教

項王走馬埒

里憂集目錄

六

無支祈

人面瘡

陳句山

瘞蠶

償債人

剝皮

仙方

耿通

陸忠毅公傳贊

異獸

殿試卷

推背圖

李自成

徐珠淵

毛文龍傳辨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震澤沈味辛校字

穿雲琴

康熙間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以幼孤避亂入道勞山性豪逸耽書嗜飲善畫墨竹尤精於琴遇良材必重價購之至于典質不倦後聞新安吳商名畏龍者蓄琴頗富裹糧往訪商見其攜有古琴問鍊士亦善此乎對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即指手中所攜者曰此宋賈相悅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購得之然亦非上品聞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憚遠涉未識可賜一

觀否商與論琴理。筌爲細述勾撥挑剔之法。語多神解。商一時未能盡領。請傳之妙手。筌解囊爲彈水仙操一闕。商危坐竦聽。如有山林杳冥。海濤汨沒。起于座中。輒爲歎絕。筌停琴言曰。此調自伯牙傳至嵇康。名廣陵散。所謂觀濤廣陵者也。康死。此調已絕。某特以意譜之耳。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餘琴。皆不足觀。最後一琴。以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背刻二字曰穿雲質。理密粟古色黝然。曠代物也。筌愛玩不忍釋。請以所攜琴易之。不許。增以五百金。亦不許。呼僕取入。筌乃起。悵然而出。謀諸闈者。闈者謝曰。主人亦徒慕風雅耳。本無眞賞。今

見師賞鑒若此。豈復能動以利乎。筌乃出賃居一僧寺。誓不得琴不返。然卒無可爲計。惟日飲無何。一夕對月獨酌。念資用將竭。而寶琴終不可得。淒然泣下。忽聞牆陰屢響有聲。一女子丰姿綽約。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請爲清歌侑酒。以破岑寂可乎。筌訝問。美人何來。女曰。勿勞窮詰。當非禍君者。遂于懷中取黃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韻。淒婉顧盼。生姿。筌連釀數觥。竟醉倒于床上。及醒。窗中斜月瑩然矣。女猶坐於燈前。遽起促之歸寢。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覺人間尙有中郎。繼知君情深如許。故背主而來。將以此身相託。卽君心中事。

或者猶可借箸不意見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搵淚筌見其羅袂單寒轉更韻絕乃擁之入懷爲訴流連之故女曰此易事耳筌聞之喜極曰然則今夕願爲情死遂擁入共相繾綣旣而鳥語參橫女急起曰吾二人豈可復留此耶筌辭以商琴未得女笑語曰第行勿憂也卽往牆角取一小篋出水田衣裙各一並冠履易作道裝相與促裝啟後扉而行中途入一村店沽飲先有一道者在座筌揖與談理致元遠遂邀共飲女避去道人密語曰君相隨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時某于門外作法君當緊抱勿釋如其言果得一琴卽商所寶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楊貴妃遺琴也傳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後爲楊璉真伽掘得非君不足當此物亦見古今神物必不終淪于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復至勞山矣筌乍聞恍若夢醒遂起再拜攜琴入終南山不返外史氏曰以吳商蓄琴之富而僅得一穿雲琴亦見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寶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龍稱其實矣彼勞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盡飲泣設其終不得琴其將不復返乎癡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癡又烏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悅自喜而卒於一藝無成皆其自謂不癡者也于是乎道士

悅蓋稅

之癡乃不可及

熊太太

宣宗時神木秦鍾岳之父以從軍過五龍山偶出獵迷路但見五峯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深林密箐虎嘯狐嘯其陰巖積雪未融照見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鏡知有物出入益惶急攀藤覓路未得忽聞腥風過處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廣可畝許旁漏日光其中半藉羽毛積厚寸餘熊挾秦置其處復去舉穴旁大石塞洞而去秦謂熊幸得異味必將引其類至共試爪牙正徬徨間熊忽以手揭石而入左手攜一鹿擲秦前撫秦爲嬉

笑狀遂取鹿肉自啖并啖秦秦察其意不惡卽出所攜火具取火拾洞外落葉炙以爲食熊棄其餘肉就秦食甫嘗一嚙輒點頭喜躍不已入夜卽擁秦臥數月竟產一男自腰以下絨毛如蝟秦初未有子意亦良得熊朝夕哺乳如慈母其後漸解人語馴狎已久洞門常開秦思遁歸顧兒未能捨去閱四載兒壯偉似八九歲者行步如飛後植熊出秦攜兒竟出狂奔數十里見獵者數人從之取道而還初秦出獵不返皆以爲飽于獸腹矣及是歸衆詢得其故見兒雄偉有熊虎之狀益驚喜如獲異寶焉顧兒常思熊母屢欲往尋禁之輒號哭不食

其後兒益壯喜馳射力挽千鈞神勇無敵一日挾弓矢上馬馳去至暮不歸尋訪無踪意其往從熊母然無敢往追者秦以兒尚幼謂其必死痛哭而已無何兒竟負熊歸自言初出門時向人問五龍所在如其言策馬而前亦不至迷失惟道中不可得食則射鳥獸食之最後至榆林東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倏不見兒入洞熊母倏自外來將攫食兒爲兒所持哭訴顛末且解下體毛爲驗乃止兒遂請母出山不從兒哀祈數日母始首肯然非兒負以歸母亦不敢來也言未畢熊直撲向秦秦跪謝兒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

秦起喚其妻出與相見熊輒叉手答拜時鍾岳年財十一也天順二年孛來犯神木鍾岳聚鄉勇禦之於定邊營所向無前追至河套擒孛來而還大帥上其功授榆林參將弘治間火篩犯塞鍾岳大破之斬火篩陞左都督同知世襲遇覃恩鍾岳兼爲熊母請封誥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俞旨比誥命至秦挈熊母出被以命服隨例謝恩悉如常人惟不能跪與言耳後太后聞其事爲幸其第觀之賜號爲熊太君自是人呼爲熊太太云外史氏曰熊太太余嘗得之友人以爲創聞故特敘而傳之或言此事已見子不語此篇敘事未知能出其範

子不語卷十九上

圍否否則刪之可耳八紘譯史又言猩猩國在大洋中
明嘉靖時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風舟溺玉及衆商飄
抵絕岸飢甚採桃李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至
身生毛以木葉自蔽見人皆喜挾以歸岩洞中後一牝
者與玉爲偶產一男其後乘間得歸旣長大常賣茶于
市人目爲猩猩八郎事亦可記故附及之

嘉興生

道光辛卯浙江鄉試頭場陶字拾柒號嘉興學生李某
自接題紙至上燈後三藝已脫稿矣挑燈朗誦意興方
酣無何冷風驟至燈暗似豆一少婦淡妝縞袂搴簾而

入向生諦視曰吾尋汝已百年矣生不覺失聲大叫麗
卿饒我旣而揚塵舞蹈口中曉曉不可辨而吐詞嬌婉
細審似是中州語音比曉監軍往稟號官號官至但見
其以兩手作格鬪狀其指尖皆赤若塗朱旋復大噉曰
爾其奈我何號官取其卷視之嗟惋不已遂喚青衣二
人挾生出甫出頭門生直前向人叢奪取一眼鏡折而
拋之拍手大笑曰好了好了衆詢知其病狂也姑弗與
較而生則殊已了了向其同寓接考者相勞苦如故歸
寓衆環集詢狀生曰始見女入殊昧平生繼遂不復省
憶但見女教余舉佩刀自刺又教余解帶自縊皆爲余

祖奪去謂余曰此案殊未了汝記取明日卯初關聖行香過此汝卽出號求救或有濟也次日天旣曙忽聞空中細樂嘹亮呼殿雜然遙望果見香雲圍繞帝君御輿冉冉而來余卽出伏地哀祈帝君卽左顧命檢舊案一掌案吏如神廟所塑判官狀者于篋中取黃冊反覆良久跪奏曰此三世以前事也帝君索冊閱畢復命收善惡二簿閱之謂生曰此事彼自理直且沈寃可憫余亦無可究詰但事已隔世汝今生旣無罪惡每遇春秋祭祀必誠必敬卽此一念表之可以勸孝但全汝一命可也遂取硃筆索余手遍塗指尖囑曰汝歸號可以此麾

之使去矣然彼憤固未洩須記出場時至頭門外卽向人搶一眼鏡折開拋去可免也囑畢命駕而去余始歸號見女顏色倉皇正在逐號尋覓瞥見余柳眉斜豎直前相撲余格以手女逡巡卻立切齒曰負心漢汝倚此神通奴遂捨汝乎恨恨而去余喜極雀躍走出至頭門則有青面獠牙被髮持械者數十人分佈兩行舉刃亂刺余急取眼鏡分擲之則霹靂一聲羣魔俱杳矣于是往市牲帛至照膽臺酬祀而歸自是亦不復再赴科場矣

潘生傳

湖郡潘生名羽虞號悔庵少孤貧弱冠入郡庠尙未締
姻然勤學美丰容閨閣見者爭好之館于吳門劉氏書
齋後故有小園一日春雨初晴生讀倦呼館僮啟後扉
步至園中水複山重洞宇幽邃數轉見東北一帶朱欄
迴互欄外杏花正開彌望如雪下臨一池橋上有亭翼
然生將往憩忽聞簷馬丁東望見樓閣參差湧現樹杪
折而西至其處有海棠兩株當風亂颭其上雲窗霧閣
傑構俯臨徘徊間聞樓中吟聲細細締聽乃他生縱有
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識君二語哀怨殆不忍聽生不覺
尖聲長歎無何風動簾開一人倚欄凝睇明艷無雙而

眉鎖遠山淚瑩粉睫正如帶雨梨花生乍見魂銷旣而
恍然曰是非蘇家蘭姊乎何以來此女點首曰哦是矣
遂下延生入問訊已備述飄零之狀蓋女本住郡城蘇
家巷爲生從嫂之媚字竟蘭嫁後隨夫游幕山左前年
夫病歿始攜柩歸自幼與生頗狎今別已六年矣生因
問姊家尙有何人女曰有叔舅去年攜眷入京近亦聞
已歿家中止有老姑長洲衛氏族姓又少故僦居于此
言畢涕泗交頤生遂移坐近前爲之拭淚女艷然曰甫
相見奈何無半語相憐而輕薄若是生起謝女始歡笑
徐問阿姊無恙兄何時至此生縷述近狀且曰使君尙

猶無婦姊將焉寘此女默然良久女僕擎杯茗至啜畢
落日已在簾鉤生起女送之門小語曰此後課暇勿吝
玉趾也生諾之悵然別去是夕女就枕輾轉不寐殘月
既上朦朧睡去夢生來就榻溫存女不復自持遂相歡
好醒時覺繡袴猶沾濕也曙後勉起理粧支頤獨坐殆
難爲懷忽女僕報生至女出迎笑曰兄可謂有尾生之
信矣生曰得覲芳姿死且不惜所恨文君未許相從耳
女不禁頰發於頰暈若緋桃生神魂顛倒遽握其手女
卻之曰郎勿爾如僕輩來奈何生勸不已女乃請卜以
夜生始釋手而歸漏既下生潛啟後扉出至女所則院

門半掩窗中金釭熒然惟見女子几上攤書癡坐遂入
女瞥見驚喜起立生直前擁抱女正色拒曰薄命之人
如風前孤燕飄泊無依昨自瞻儀宇知非久居廡下者
況蒙眷注願締白頭但須俟老母終天然後可議若曰
始亂之終棄之則逐水之桃花妾不忍爲此態也生聞
言遂攜女至月中共矢鸞盟誓畢女促之起生長跪不
起曰自蒙允約半日之別如閱小年若必俟老母天年
恐文園先已渴死也女近叟之曰癡郎何情急乃爾相
將就寢霪雨尤雲倍極狎褻雞甫唱卽起女爲整衣曰
此身已屬君矣他日勿以秋扇捐也生日世豈有薄倖

潘安仁哉鄭重而別自是往來常無虛夕然生常憂貧
是年又下第女百計慰解至于拔釵搜篋曾無倦容其
後將赴試又慮無以為家女知之竭力搜索以資其行
將發生往話別夜半女先起取生衣為之裝綿生臥視
之微吟曰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女目視生良久淒
然泣下唐僖宗嘗命宮人製戰袍以賜將士一邊將得
袍中有詩云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
過也願結後生緣云云邊將即以上之帝問宮中誰為
此詩者一宮女伏地請死帝笑曰吾為汝了今生緣即
與之生自悔失言急起攬女子懷極意慰解乃已明
日遂發迨榜發獲雋是時女之姑已前歿矣聞捷音竊
幸好事可諧引領以望其至久之間生已就婚郡中某

氏女未信明年春生以計偕過蘇州辭別館主而足音
終杳自是始絕望後半年抑鬱成疾卒臨卒大呼此仇
必報者再年纔二十三後生捷南宮選部郎逾年差人
至湖接家眷回詢其僕乃知紅蘭久已委露歎息而已
然自此恒忽忽不樂一夕醉臥方酣忽見女披髮握刀
顏色慘變自中庭疾趨入舉刃當胸直刺生痛極大叫
而寤家人俱驚起視之生以手捧心反側呻吟不止家
人將往延醫生不許為迷惡夢所由曰吾疾不可為也
令預備身後事翌日將卒口占一絕云只知好夢欲求
真豈料翻成惡夢因到此回頭知已晚好留孽鏡贈同

人此事其戚某出京後爲余言之

又言生未第時家赤貧每夜讀膏火不繼往往獨坐室中默誦諸經至午夜不輟偶值嚴寒夜將半聞窗外窸窣有聲是時月色微明潛起窺之見一人被髮虬髯而黝黑如演千金記所扮楚霸王者生屏息悄立伺其作何舉動其人旋於腰間出一物尖長如鑿插入窗格窺一小方洞生意其將探手入也先以手浸案旁水盆中須臾其人以手探入生急以兩手儘力捉住其人始則跳躍不止既而不復動頃之覺腕冷如冰試一釋手則砰然仆于堦下大驚拔關出視之脉已絕而死矣生無

以汝非

如何至曉赴縣請驗知縣臨驗畢細詢始末笑謂生曰本欲以鬼嚇人而乃爲人嚇死是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而亦本無心於死賊不過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汝罪也命地保以棺瘞之而已

奎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烈帝使內監徐成密諭后父周奎倡勳戚助餉奎堅拒無有成歎曰后父如此國事可知矣奎不得已僅輸萬金且乞皇后爲助比自成入奎獻太子以降掠其家得金五十二萬其後自成自山海關敗還大清兵追至奎復降大清自成載輜

重出奔京師大亂奎家人乘勢擄其家財物殆盡已而請曰公貴戚也我輩素蒙養一日無禮至此亦何顏復見公乎斬其頭而去

紀事本末賊破京師掠奎家得金五十二萬他珍寶復數十萬

義犬塚

吳江之簡村有農婦趙氏家在東村去簡村止三里許婦素孝于其母方初冬偶得黃雀數枚嘗之而美輒留其餘次日晨起盥櫛易裙釵攜雀往視其母母適臥病取所攜雀哺之母爲之加餐午飯後復呼與細談不覺追暮婦以時方收穫遂告歸及村外天漸曛黑遙望林間微火射出趨至則數丐圍坐寺門外晚炊婦告以迷

路乞火一丐曰昏黃至此非與小和尚有密約耶又一丐笑曰火卻容易然須以汝之水相易遂起將逼淫焉婦怒批其頰大叫殺人丐怒取土塊塞其口呼羣丐共褫其衣袴取腰間汗巾縊殺之界入一空墳解其中覆以瓦礫各自竄去夜半婦忽甦張目四顧見斜月未落四野霜濃陰風砭骨寒戰不能遽起但呼救命適其鄰一屠者路經村口聞之尋聲而至將曳之出婦拒曰身無寸縷無論凍已僵亦何面目出見人乎屠者悟亟走告其夫取衣袴導至其處乃去時天已曉婦出哭告以故相隨還家村農赴訴於縣令卽飭嚴緝未獲居數日

忽聞譁傳前屠爲人縛石沉河而死村農奔視果然先是屠每于侵曉往前村肆中屠羊嘗有一黑犬相隨是日店主早起相伺屠竟不至忽見犬狂奔入門啣其衣嗚嗚作哭聲叱之不去其人心動隨之出門行里許至寺後河畔乃止而犬已躍入水中俄而曳一尸出登岸就視則屠者也反接其手而繫以石駭絕奔告其子相將至河上則犬亦踧臥尸旁而死矣子乃泣請其人同返往訴於邑捕得丐者誅之命瘞犬於塚旁立石表之曰義犬塚

戚自詒

戚自貽字鑑昭歸安諸生也家郡中橫塘上年十四入邑庠美丰姿而性復佻蕩家素饒然每遇親族緩急輒反眼若不相識惟于脂粉隊中揮霍不計以故家亦漸落年三十餘無子後得瘵疾妻勸以改行生以爲妬弃之其後至馬軍巷侍衛府前有兩人毆于途生卻立以待顧見門中一少婦姿態韻絕時露半面相窺生漸與目成見其後止一老嫗相隨遽前相揖托以寡孀寄語問其何日歸寧女靦然俠拜始爲妄應延入遜坐問姑母近復健否隨命嫗入取飲嫗去生遽起牽女衣求歡女撐拒不能脫乃攜生入堂後左側繡房內中設一榻

碧綃爲帳，衾裯香軟，其綺麗皆目所未見。旣而代解羅襦，偎抱之際，肌香噴溢，女蕩甚，顛簸轉側，酣洽倍常。生爲之疲極，女乃引臂替枕，囑生暫憩，然猶擁抱未釋。已而忽驚起曰：「媼將至矣。」郎姑安寢，妾當便來。遂出生覺，小腹膨脹，殆難復支。亦起索枕畔，得睡鞵一雙，纖小幾如菱角，袖之出。索女言別，女挽留不得，淚下瑩眇。生與約夜當復至，悵然別去。而生自歸後，陰精猶流溢不止。次日病劇未幾，竟卒。先是生在時常以一篋自隨，扁鑰甚嚴，雖妻妾不得竊窺。旣卒，無以爲歟。其族人入房檢，得意其中必有餘蓄，爭先啟視，則滿篋皆婦人履也。或

纖不盈指，或蓮船徑尺，朱綠黑白之色畢備，而絕無成對者。惟其上有紅繡睡鞋一雙，此外別無他物。衆大失所望，爲之藁葬于南門之外，而散。或言侍衛府內有女鬼絕艷，昔有女子嘗與人約爲夫婦，以其事不遂，自縊。生所遇蓋卽其祟爾。

可師

吾邑之西偏有豐登庵，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會，值春社，婦濃妝艷抹，至寺中燒香。僧引入房與狎事已，相抱而睡。適社長來問殿上緣事，小沙彌尋入，並不見僧，但見牀前繡履一雙，與僧鞋在地。

遂近前揭其帳呼之僧驚悟見沙彌大怒急起擒之沙彌泣訴其誤犯之由僧轉益驚訝顧鄰婦曰汝苦守之勿聽其出也遂去少頃復入縛沙彌以綿塞其口答死是夕留婦宿庵中人靜後其昇尸啟後扉出投一廢井內以瓦礫覆焉次日以沙彌爲母家所誘竊物潛逃控于官官納僧賄拘其父刑訊責令交出沙彌顧其父實無從尋訪訟繫者逾兩月矣時梅雨乍晴有數小兒於庵後鬪草爲戲忽見井上一小蛇蜿蜒羣起逐之蛇入於井一兒趨窺之帽落井中兒卽取穉竹一竿撩之帽已沉矣再掉之則一足翹起水面須臾尸首浮出大懼

投竿奔告其父父卽呼鄰保共往相與撈起其尸猶不腐遍體傷痕隱如刻劃而面目宛然可辨遂共鳴于官邑令至驗尸係答死者詢僧曾有控案在總捕府卽飭役往取成案反覆久之呼二役往搜其寢無所得旣至佛座後一套房其中牀榻衾帳皆極綺麗顧亦無他物惟抽履中有辮髮一根以呈并縷述房中華縹狀令呼僧問以此處緣何而設此物更何用處僧對不知令曰然則汝亦知殺汝之徒者乎僧又言不知令乾笑曰汝雖不知然兇首則有在矣遂用夾訊僧絕而復甦猶堅不肯承令怒命再刑之忽顧見人叢中一少婦低頭搵

淚趨喚至案前詰之曰此何地也而汝卻來此垂淚對
曰妾本師之鄰家見其不勝拷掠故不覺慘然令曰然
則視僧之拷掠其徒何如爾時汝何忍立視其死耶婦
駭言此事與妾無干令大怒命梭之僧在旁賭其宛轉
嬌啼心痛如割遂前承所以斃其徒者且曰事雖由于
奸情但當斃命時此婦實不在側刀山劍樹小僧一身
當之足矣令笑曰今日汝可謂大發慈悲矣因并繫其
婦去案既定斬僧于市婦擬監候絞年餘瘐死獄中相
傳行刑時砍至第七刀僧首始殊云

外史氏曰余幼時見此僧不茹葷酒儀度謙恭故里中

咸稱高行僧云又聞其所私亦不止此婦及沙彌見瘞
卽擬爲打包計已出至通河橋輒見橋豎空中高數
十丈往還幾次皆如是徬徨達旦自度不能脫于是乃
捏控其父焉蓋此橋去庵里許乃其出入所必由也噫
僧亦知人可愚以術官可通以賄而鬼神則有難欺者
乎況又有鬚髮之慢藏者乎然此亦豈非天哉

扛米

松江某相國之孫某貧乏不能自存其故僕有富于財
者往而乞憐適舂米以五斗令傭負之以隨傭不能勝
息於衢某問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

埋憂集

卷一

六

先祖爲某學士某驚曰如此則親戚矣然兩人俱弗克負荷遂爲之相抱而泣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市人聚觀一長者與以竹梢共舉以歸兩人祖皆崇禎間相也時人爲之語曰五斗米兩公子扛不起枉讀詩經怨劬勞乃祖詒謀豈料此

無錫老人

無錫老人當歲除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故人子也老人絕不聲張私語之曰賢姪何至此哉汝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爲之耳贈百錢爲度歲計又贈數百錢爲資本其人愧不能復居故土遷之

他方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人縊於門上呼同舟人擡至舟上弃之河而返踰年乃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鬧事微君則老人此時恐不及相見矣此老人用意與昔賢所以待梁上君子者無讓焉宜有是長厚之報

右二事余得之傳記中富貴子弟讀之足以警矣而老人用意之厚尤可爲法不必論其報也吾鄉有戴姓者以賭博傾其貴家中素無長物一日暮歸將上燈而無油探囊中止餘錢三文遂止和衣上牀睡因

思明日朝餐尚無所出輾轉不寐忽聞窸窣有聲一
偷兒穴牆而入戴潛伺其所爲偷兒出懷中火紙略
一吹嘯火光四照遍覓室中無可攜取良久微歎而
出戴急起探囊中之錢追而與之曰自恨家貧至此
致君失意而返此種光景只可爾知我知區區心敬
惟乞吾兄歸後曲爲包荒勿揚其醜以視老人一莊
一諧可並傳也此事亦可與徐文長呼
盜而與以銀盃並傳
隋書隱逸傳趙郡李士謙事母以孝聞嘗有盜其田
禾者士謙望而避之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諭之曰
窮困所致遽令放之都公談纂俞司寇父仲良嘗一

日自外歸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
俟其袖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
堪用吾業與錫工易之也又一日宴客客有貧者袖
其銀盃夫人屏後見之告仲良仲良笑曰酒器夜來
吾已廢其一汝何見之誤也隋書又述士謙寬厚之
行不勝枚舉或以其有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猶
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
德之有是古人之厚也古人固未有以陰德自居也
尸擒盜

數年以來邑東北數十里內權厝者棺多被盜或控諸

官往往隱忍不發以故盜益肆余在珠村其鄰村有二
人共發一棺其尸一少婦也家素裕其附于身者贏數
百金二人則大喜一盜以右足入棺躡尸兩髀間舉扶
而取之殆盡既又將視其中衣忽覺右足被夾如束急
拔之不可出其一盜救之不得遂攫取衣物而逃而此
盜猶躡足棺中也比曉村中見者急捉而縛之則其足
亦脫然解矣遂獻于官邑令來驗畢鞫之并其黨一人
捕得俱論斬或謂此事聞者可以警矣然鬼之靈於人
者其暫而人之不靈於鬼者其常是其禍豈有艾耶
又有某甲素嗜博已傾其家後其妻病將死謂甲曰余

病至此設有不測身無寸縷奈何甲曰今煙火屢絕乞
貸無門汝不見吾之懸鶉百結而能顧汝乎不顧而去
其妻一慟而絕母家聞之以裙釵數事至買棺殮焉某
甲纔歸見之意良喜相與舉棺厝之次日復出與人博
而負將復局則囊已罄慚忿而歸一路冥思無計至村
中微月已上不及入門徑往瘞所潛啟其棺其妻忽然
起坐駭絕反奔旋聞履屨之聲漸近回視見其妻不于
而來相去僅十餘步儘力狂奔到家急掩其門隨聞打
門聲甚厲窺之則其妻被髮努目僵立門外甲方寒顫
不敢息已而鄰雞喔喔東方漸明聞門外有聲如堵牆

崩塌再窺之則妻已杳然無跡啟戶出見其尸仰臥地上僵仆不動乃笑向尸曰今日猶能追乃公乎遂曳其尸至瘞所盡禡其一身之所穿戴仆其尸于棺而遁嘉慶間邑有金翁者家饒于貲生一子某翁歿其子飲博無賴始貨其田廬繼粥其妻女猶不給一日毀其祖塋取磚瓦售之後竟發其七棺并其父母之尸棄之而以其棺售焉於是舉族共憤縛而送于縣令來驗視已訊之金氏子曰塚中棺皆數十金以上物祖父有此金不以貽子孫而以瘞其身不已忍乎然賴此故至今不朽貨之可致多金也令大怒命以石灰淹而化之

外史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梟獍則生而食其父母矣彼金氏子非猶覩然人面者哉而乃忍於其親至此而況於他人乎此雖變其肉以飼狗彘猶將不食之矣更何以蔽其辜哉然不以明正典型而徒斃其命以爲掩蓋豈無有從旁窺其微者乎若某甲已不能恤其妻之死而殮之而且因以爲利至于怒及幽魂心膽俱裂而猶悍不知警其人何足深論乃至其親族亦俱甘緘默而聽其漏網而况臨之在上者哉然自此吾恐白晝探丸之事將起易言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吾所以志此三事者豈徒爲泉壤慮也

以上數事固足駭人觀聽自是以來後珠一帶被盜者不可枚舉前年冬季北沈左側一夕被盜至二十四棺亦皆在秀桐交會之處他邑所未聞也顧其時猶問有控官者去年春芝堂之姝女一棺亦嘗被發芝堂控諸邑官不能捕盜爲償訟費以解之其他或有作佛事并爲之掩埋以聊作解嘲者今芝堂已歿半月前其姝女之柩又被發掘其同時被發者凡二十餘棺更無一人控官者矣蓋皆習慣爲常且明知無益故也斯其誨盜也豈無所由來哉

道光二十二年季秋月朔

又記

鍾進士

平湖錢孝廉某中丞公臻之子也以赴選入都至通州日已暮寓舍滿矣惟屋後樓房三間相傳向有狐妖無敢宿者錢欲開視衆皆以爲不可錢笑曰何害余向讀青鳳傳每歎不得與此人遇果有是耶當引與同榻以遣此旅枕淒涼立命啟之几榻塵封二僕拂拭踰時施衾枕焉旣就寢不能成寐夜將半萬籟俱寂斜月半牀頗涉遐想忽聞履聲細碎兩女子攜手自西北隅出一女子曰昨宵因看月至蘆溝橋與雲姊奕妹連輸兩局本約今夜再戰頃小婢來言此中有人乃風雅兒郎不

可交臂失卻故邀姊偕來覘之。言次以手指榻上遂近前揭其帳含笑罵曰：何處書獃，敢來占人閨闈！錢視之皆二十許麗人，乃起坐曰：仰慕仙容，願得暫親芳澤，以盡一夕綢繆。雞鳴戒旦，卽爲陌路蕭郎。何云占耶？其稍長者卽以巾拂之曰：吾姊妹將來魅汝，其少者乃曰：姊住此，妹且去。女遂縱體入懷，錢不覺心動，急轉念是花貌而雪膚者，妖也。遽引佩刀刺之，而懷中已虛無人矣。意將遷出，又恥爲衆所笑，乃復就枕倦極，朦朧睡去。忽覺渾身冰冷，驚而寤，衾褥皆爲水淹。二女笑立帳外，錢裸而躍出，大罵妖狐休走。二僕齊起，則二女已遁榻前。

浴盆存焉。旣而寓中俱起，其浴盆蓋店主所備以嫁女者，啟視後房已失其一。天漸曉，錢束裝遂行。中途遇同邑武舉楊某將赴試入都，語及楊笑曰：此由君畏怯所致也。如我往，恐彼將不任馳驅爾。策馬而至，請宿樓中。主人曰：君不聞昨夜某客所遇耶？楊曰：某正以聞所聞而來耳。主人知不可爭聽之。楊旣寢倚枕以待，久之見一老大婢蓬頭鬢耳，蹣跚而前，揚躍起問將何爲。婢曰：吾家蓮姑聞郎君在此，偕七姑避往雲姑處圍碁，適匆勿忘著半臂，今令侍婢來取。故將搜取以往。楊問何故避去，婢曰：不知蓮姑但云相君之面，殆是鍾進士後身。

故不敢相親也。揚大喜，次日出誇於衆，以爲此去必中進士。衆視其貌，龜目，仰鼻，虬髯繞頰，面黝如鬼，絕似世所繪鍾馗狀，匿笑而退。然由是樓中狐亦絕，不復至矣。余內弟吳壽駢家，嘗有狐祟，往往厨箱無故自開，牀榻無端自移，或抽屜，忽然火出一，甕內貯酥糖數十包，其後開甕取啖，則封裹宛然而中皆空矣。如是者半年，百計驅遣無效。於是發念全家齋戒，延雲巢僧十餘輩，拜梁王懺三日，僧甫去而妖已寂，無影響矣。是懺悔之說果有驗也。然不如楊某之驅狐尤爲切近而徑易也。

蛇殘

余父嘗言往在富陽遇一人，貌狀魁梧而鬚眉盡脫，肌膚紋裂如蛇皮，然疑其瘋也。其人自言半月前嘗至一友家，夜飲大醉而歸，踉蹌行山徑中，久之斜月漸沒，村路莫辨，忽一失足如陷地穴中，捫之觸手熾熱而軟膩如脂，腥穢刺鼻，且迷悶更不可耐，疑其已葬魚腹，亟拔佩刀力劃纜，一舉手則掀翻震蕩，地轉天旋，瞑眩不已。幸數刀後劃然已開徑，出踉蹌奔歸，比曉往視，一巨蟒長徑十丈許，死于澗邊，腹間一穴，刀痕宛然可數也。蓋時值醉飽，故未中其毒，然已不啻輪迴一轉矣。其入邱

姓名品三已中戊午科武舉自此人呼之蛇殘

賭飯

乾隆時吳白華侍郎素善飯有宗室某將軍亦與齊名一日謂將軍曰夙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無經筭之便便至于飯來開口略有微長但不知盧後王前孰爲優劣意欲與君一決勝負何如將軍笑而許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噉一碗則授一籌飯罷數之將軍共得三十二籌侍郎只二十四籌爾侍郎不服約與明日再賭將軍笑曰敗軍之將尙敢再戰乎明日復至此設食只有飯而無殺謂將軍曰此亦所謂晶飯也昨以肉食爲鄙故聊遜一籌今與君白戰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食至二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籌蓋侍郎先以食肉而易飽將軍以無殺而不能下咽也

史記稱廉頗見趙使者爲之一飯斗粟肉十斤使者歸爲言廉將軍尙善飯誠哉其善飯也秦苻堅時有夏默者爲左鎮郎護磨那者爲右鎮郎奄人申香堅爲拂蓋郎三人皆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較諸頗已不啻臣朔之于侏儒矣南燕王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

不據鞍燈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且才貌不凡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使三人者而遇鸞則又如小巫之見大巫矣

按前燕錄謂三人並身長一丈三尺餘皆同其言飯一石肉三十斤蓋共計三人所食也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歷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天啟初以討平奢崇明及安邦彥卽擢兵部尙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崇禎初巡撫貴州賜尙方劍進少保世蔭錦衣指揮使四年論

桃紅壩功進少師左柱國六年加世蔭指揮僉事十一年春卒於官燮元身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初官陝西時遇一老人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臨別謂之曰善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由江平康民奇士也兵未起語人曰蜀且有事平之者朱公乎已而果然如燮元乃不愧廉將軍之善飯矣然以視三人尙未及其半而建立如此三人者僅以多力爲郎能毋愧于腹負將軍乎

近浙閩制府孫公名爾準字平叔患水腫經年以夢白先生薦差官延夢廬往診夢廬至公疾已不可爲

診視畢問頃日所食幾何侍者從旁答曰此時胃氣
大衰每食只可七八碗夢廬驟聞訝然曰健飯若此
何云胃氣已衰侍者曰爺不知較大人平日所餐已
不及十之三矣因言公未病時常餐需供豬蹄十箇
他物稱是云

埋憂集卷一終

埋憂集卷二

戒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秀水高

杰校字

雪姑

明季余鄉多土寇鄉民某妻名雪姑素貞靜事姑尤孝
一日其夫出有土寇入姑室姑度不能免引刃自刺血
濺寇衣刃奪去不得死竟爲所辱姑覘刃在旁突取擊
寇中其股寇大恨裸其衣以刃刺下體穿穴而死或仿
世修降表李家例題其門曰穿臀李家其家人皆以爲
恥而不復言噫是何弗思之甚也夫家人子婦一朝被
劫而其後遂爲逐水之桃花者有矣彼雪姑旣已受玷

則此恥雖引西江之水亦不能濯矣使未能勵操雅于平昔何能奮死不顧若是特不幸而爲賊所辱耳然其志可哀也有志風化者猶當表而出之以與費宮娥刺虎並傳而當事置之鄉之人笑之卽其家亦且諱之人心之不明乃至是非顛倒如是余故表而出之以愧世之爲河間婦者

吳烈女

吳烈女烏程陸家兜李氏之童養媳也其夫因家貧餬口于楚女獨與孀姑居同茹荼苦事姑如母鄉里稱之有無賴子某其夫之從祖也覘其姑出知女方浴排闥

而入蹲踞捉其足女倉猝不知所爲急覆身盆水中發聲大號某遽以手掩其口一手舉白金相示女陡然張口嚙其臂血流盆中再欲嚙之而某創甚已逸去有頃姑來鄰里亦集女懣其心沖沖不能出一語良久始泫然述其狀且曰我爲女子而見辱如此事雖未成寧有活理遂奮身急趨自沈于河有救之者得免于是羣相勸勉女婉言謝之神色較和姑意羞憤漸平防閑稍懈乃甫及二更女突出赴水死迨人知己無及矣嗚呼使烈女不死亦未可謂之不廉而竟死其爲名教增重何如乃其時當道者皆衰如充耳也豈有慕于訟簡刑清

婦既自縊施
四亦死二人動作
何由審之此與
趙有假寐鈕
電觸樹死而
左氏詳叙其

狀同一疑事

而以謂多事不如省事乎無賴子字寶三以其軀之雄
偉人呼之曰大砲近以盜魁被獲繫于蘇州府獄云
安吉山中有村農婦某氏年二十餘初夏攜筐入山中
采茶時新嫁甫經彌月以其所衣紅裙不便曲跪解裙
繫樹上忽舉頭見其鄰家子施四攜筐亦至婦含羞回
身下跪不敢返顧施四突入攀其腕睨而笑曰汝荏弱
如此而遽嘗此苦真令我見猶憐若能從我請代任其
勞可也婦大號施四即以一手掩其口繫婦於樹而淫
之婦撐拒無從聽其恣行輕薄事訖施四徑解其裙懷
之而去婦羞憤不復歸家極力解脫其縛取帶自縊而

死迨暮夫尋至見婦縊于樹上其紅裙已失所在知其
為人所污也急歸將赴訴于縣中途陡然大風揚沙黑
雲亂捲遂反甫及門忽霹靂一聲電光之中似有鳥爪
攫一人自空際擲于庭前頂覆紅裙跪于泥中揭視則
焦頭爛額其頂有細孔似針刺者血猶盈涌未已而腰
際有朱書罪人施四四字似篆非篆乃知致妻之死者
此人也

臨淄李若虛娶婦數年行賈於外有妹年十八矣針黹
之暇常與其嫂昵談嫂亦年少每舉牀第間事為手繪
而口摹之女笑曰然則嫂終年獨宿不患岑寂耶嫂曰

物盡夫也妹猶但知其一耳妹疑其有所私也詰之不
已嫂因指庭中牲口爲言女赫發于頰他顧言曰畜類
豈堪爲偶嫂笑曰妹獨未知其趣耳我則以此物更勝
乃兄也女亦慚笑不可仰遂散去次日晨炊旣熟嫂入
呼與其飯但見繡被堆牀杳然無迹繞屋遍索至槽下
見女赤體仰臥下體血淋漓迸裂而死駭極大號家人
驚集成其歎詭遂控于官令來驗畢徑拘其嫂去責之
曰驗尸下體已裂是處女不堪狂暴之證若是女子所
私豈有不解溫存而忍令至此此必汝因夫出久曠鈎
引奸夫遂與隴蜀之思強奸所致婦力辨其無令命機

其指婦不能忍乃備述昨日閨中戲笑之言令曰然則
汝與驢交已久何至今無恙耶婦恹恹久之乃曰妾向
來必先以棉絮厚裹其根頭故不致大創今吾姑想未
諳此法俾得盡其器以致此耳令大笑曰然則奸夫有
在矣遂命將婦反接插以斬條跨驢遍遊四門陪綁示
衆訖而斬其驢于市

外史氏曰余紀三烈女事而兼及于李氏女也其三人
或可以無死而竟死或一時求死不得而卒死或爲人
所毒害而死其致死各異而其激烈赴義則同也若李
氏女徒以一時情慾之感乃至與畜產爲偶而隕其命

悲夫今世之以情死以慾死者多矣固不必盡與畜產
爲偶也願其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亦無不同余故
並記之以見人皆有死而或重於泰山或更輕於鴻毛
莫不由於自取讀此傳者以之爲女史之箴也可卽以
爲孽鏡之懸也亦無不可

程光奎

康熙間江蘇巡撫張伯行奏今歲江南文闈放榜後物
議紛紛有數百人擁擡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
尋以正主考左必蕃檢舉知縣吳日新方名所薦之吳
沁程光奎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尙書張鵬翮赴揚州

會同總督噶禮及伯行察審尋得副主考趙晉與程光
奎交通關節實情部議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擬斬
其呈薦之知縣方名及吳沁等斬絞有差先是程光奎
之父程翁故山陽大商也性貪鄙年四十無子乃至甘
露寺施僧許願以祈焉有肇慶士人趙文輝者流寓寺
中素精會計翁與語悅之遂攜與偕歸使司鹽筴數年
趙請以所蓄千金貯翁處許之蓋將因以爲利焉其後
與其僕婦通僕告翁翁與密計僞令其從往壽州運鹽
迨夜潛歸伺其至而殺之僕許諾次日黃昏後僕至操
刀踰垣入躡至房前聞其妻昵語曰狂郎汝向嘗以暫

時相敘未暢所欲今乃可爲長夜之歡矣少頃雲雨之聲繼作僕忿欲中燒破扉入至帳前舉刀直砍趙驚起刀中妻頸妻痛極以兩手持其刀趙得脫去須臾妻竟死既報官緝趙不獲僕論絞其時翁妾方孕光奎踰期未產一夕方寢妾夢一男子自稱趙姓語操粵音登牀據其腹驚寤大呼腹痛遂坐蓐產一男翁大喜妾乃告以所夢益喜以爲異徵名之曰光奎顧兒自襁褓見翁至輒啼不止及稍長就傅頑鈍異常而翁之期望頗切年十五攜往甘露寺還願遇一相者乞相兒將來可以讀書起家否相者諦視既久乃曰令嗣貌雖豐肥然眉

日間但有金銀之氣酒肉之色而絕無一毫詩書氣恐一芹亦未可得且其陰隲紋中隱起殺形即使夤緣得雋亦未必爲君家福也翁怒罵曰江湖餓鬼敢輕戲而翁他日吾兒成名當來挖汝眼珠也拂衣而出自是翁益發憤後至辛卯鄉試翁素與監臨某暱遂以黃金百觔爲壽乞爲關說爲光奎援例入闈竟得雋事敗翁亦以行賄論絞籍其家貲入官云

諸天驥

諸天驥字子凱湖郡諸生幼警敏七歲能詩稍長博覽無涯美姿容閨閣見者爭擲果焉生清介自持勿顧也

父母益喜謂其必成大器字之曰大器十四入郡庠次年遂食餼名噪甚然生性故抗直而跋扈文壇下筆泉涌常屈其儕輩故多見嫉惟與龍眠方拱乾善而生屢躓場屋年踰壯矣繼妻吳氏美而賢生一女生計日蹙資館穀以養所如又多齟齬父常訓之曰以汝所爲豈似功名中人汝亦知荆庭痛哭古今豈少卞和蓋少破觚以救貧乎生泣對曰世事易知然玉可碎也不可毀其白若欲詭遇求合無論兒餓死不屑當亦父所不願見也自是雖炊煙屢斷生卒自如無何父母俱歿父臨卒呼生囑曰始吾雖貧然謂汝青紫拾芥輒用自慰今

不及待矣若他日能博一第則泉下猶可藉慰不然猶有鬼神吾有餒不來食矣生慟哭受命比葬訖妻繼歿女年十五生於是以其友之子某爲室遍辭戚屬辦裝以拔貢生應京兆試誓不得當不返也榜發又報罷出門信步獨游陶然亭一日者熟視良久歎曰僕閱人多矣今視君鼻有柱骨腹具六壬論壽可至大耋而自髮際以下但有清氣而無一點庸氣惟相君之背他日當有奇遇然必遠涉海外若此間恐無汝緣分也生憤然歸寓念京師知交絕少豈易久居而拱乾方戍寧古塏遂往視之比至而方已賜環寧古俗本淳厚百里往

還隨所投率如舊主生乃修刺謁一章京刺甫入章京
大怒抽刀出將殺之蓋其俗尚白以紅爲送終具生適
觸所忌也反奔至東京喘息稍定四顧殿礎城基夕陽
明滅攬轡躊躇進退維谷忽一騎自東馳至生意追及
復奔問馬上大叫子凱何弗少待生回顧識爲遠戚吳
某乃駐馬詢其何來某言頃自寧古販參還寓舍不遠
請往暫憩因偕至石佛寺宿焉生歷訴窮途之苦某曰
明日余將往賈東埔寨彼國謂儒爲班詰由此入仕者
爲清貫以兄高才至彼處何愁富貴哉生竊計一身落
魄卽浮海亦得迨曉卽起相將至海口同附賈舶風順

揚帆兩晝夜已達真臘

卽東埔寨

甫登岸見者皆驚竄或卻

立遙望生訝詢其故某曰此地已近僮耳俗皆以黑爲
美兄冰肌玉骨故不免蜀犬所吠耳生懊恨欲死某曰
無憂也隨解裝取硯磨淡墨勻面殆遍次及生生日奈
何爲鬼臉以媚人強之再三生無如何姑聽所爲由此
遨遊城市到處莫不睜愛某又爲揄揚久而國王聞其
才特勅召試生喜橐筆入王坐七寶牀上近臣引伏階
下王顧其相曰卽以貌取亦足增輝薦剡矣遂賜鹿皮
粉條其俗以鹿雜皮染黑用粉如白堊爲小條子就
皮畫以成字作字皆從後書向前不自上書下也
命爲庵羅樹賦生援引隋書本草敷佐豐腴頃刻脫稿

疾書呈上王繙閱數過卒不解相從旁對以中國體裁如是王怒曰既願就試何敢不遵程式裂皮擲下斥令扶生出漸汗歸舟因思忍恥毀容適以取辱不覺痛哭時同舟貨已畢售聞其事者亦共憫其所遭乃攜與同歸中途遇颶風舟覆其戚與同伴皆歿生幸附槎上漂至一島匍匐登岸詢知已在日本躑躅前行數里外漸見人烟遙望城南羣峰刺天其下一帶紅牆隱露叢竹間意爲貴家園林稍近見園門洞開有數婢華妝列門外見生羣起相逐內一婢絕媚好語操吳音見其狀訝問所自生泣訴由來婢惻然曰君乍來此地言語不

通況日已云暮投宿誰家豈不寒餓死乎幸是風雅士且王猶未至不妨暫留因商於諸婢引入複澗重山不辨徑路數折入一旁舍竹榻紙窗雅潔可喜諸婢皆散生獨坐愁思忽前婢攜燈來餉以餚餌生取啖香美異常婢見其渾身寒戰卽還取衾褥及薰籠至笑曰適覓男子衣不得君寢後可自取濕衣燎之生不禁感泣曰蒙卿生死而肉骨異日誓必以報婢復笑曰大丈夫不能自奮以至於此妾以同鄉之誼味死相憐明日國王行至勢難更留何云報乎生始知此爲王之離宮是夕雖臥不能成寐早起入園思將更謀諸婢但見層巒點

黛之外宮闕壯麗珠箔沉沉漸覺曙分林影翠羽啁啾
杳無人迹回憶家山萬里悲從中來乃抽毫蘸桐間露
題一詩于壁曰湖海飄零氣尚豪撐腸文字刺青袍
新欲駐難生角名紙空懷但長毛島國濤聲穿棘竹故
園春色認細桃題詩敢擬香山集悵望鄉關首重搔書
甫畢遙聞牆外傳呼聲未幾前婢倉皇奔入見詩駭曰
王且至若問此詩教妾何詞以對生大懼將別去而王
已呼擁入矣婢急引生藏山後王輦道適經壁下瞥見
詩駐輦讀之問爲何人所題其人安在婢以實對王不
怒但呼婢入密諭曰疇昔之夜余曾夢游此中正讀是

詩傍一人似是大士像者謂余曰汝二人再世之緣行
當再合明日其人至矣謹誌詩詞勿忘也今是詩一字
不易汝試往問但是湖州諸生便導與來婢應聲去移
時回奏言其懼罪不敢出王沉吟者再遽起扶婢至山
後見生滿面風霜非復曩時玉貌不勝慘惻把生袂哽
咽曰妾以國事來稍遲致郎受驚恐今尙幸無恙猶識
再世玉蕭否生視女年約二十以上亭亭玉立明豔若
神其髮膚眉目無一不酷肖前妻一時驚疑不定拭目
曰得非夢耶王搖首曰非夢也妾生時頗憶前世事昔
自別後至冥司冥司以妾未嫁時嘗爲郎病水漿不入

于口三日後郎病雖愈妾之病瘵實始於是此情實堪
 憐憫故俾得重尋破鏡以補離恨之天妾所以尚未締
 姻為遲郎也生乍聞如夢始覺乃問婢此汝國王公主
 耶婢掩口笑曰是即國王也巳吾國向奉女主今王以
 神女降生能役百鬼故國中奉以為君君不見給事左
 右別無男子耶魏志曰本有男弟佐治國事自卑呼彌
 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衛惟
 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詞出入居處常有人持兵守衛生於是喜極而悲追憶從前
 淚涔涔下女為拭以繡帕攜還令除宮舍生次日即命
 駕另以輦載生共還告諸父母授為駙馬都尉而合卺
 焉入幃之後真不啻如初定情時也曉起生即簾側看

女勻妝引鏡自照轉恨齒長而女情好愈篤後數日與
 生燈下聯句婢侍側坐指之曰數雖前定然非此人何
 有今夕女齷然曰然則何以報德生不言視婢而笑女
 即輟咏命他婢持鏡攜衾枕導生就婢寢婢慚不能仰
 視女趨諸婢曳之行既入房就枕婢小語曰今夕之會
 又豈夢想所及但狂將不任生笑曰老夫髦矣然此矢
 所以報也焉避唐突已而流丹浹席乃止生從此左擁
 右抱不復尋夢邯鄲矣後女生一男一女女名柳梯男
 名龍劍男絕慧生自課讀凡經史過目輒了生每指謂
 女曰此奇兒也卿當記取異日得返中國必能博封誥

以光泉壤則克蓋前愆吾雖死目亦瞑矣年七十九卒卒時命以桐棺素服殮勿歸葬先塋以誌遺恨女不忍拂其意如言葬訖乃遣使奉表求入朝朝廷許之女遂傳位柳稊攜龍劍及婢所出兩男入朝留京師爲兒求試詔許以監生一體鄉試聯捷殿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剛有政績旣以皇子生覃恩貤贈三代年五十餘母卒服訖上表陳情乞往迎父柩上嘉其事給假六月俾迎還合葬焉

外史氏曰投書湘水愁寄芙蓉抱璞荆廷淚滿懷袖況乎煙墨無言文章憎命古今之以紅爲白以白爲黑而顛倒是非者豈獨夷俗然哉以余所聞諸生神清叔寶才豔安仁其天姿磊落不可一世而儒雅恂恂不敢失色于僕隸亦何至所向輒窮乃爾哉嗟乎懷刺生毛一生作客賣文以活四海無家至于水盡山窮而竄迹龍沙投珠海國亦謂琵琶別抱庶幾雪恨九泉也而乃遭按劍于東埔泣冤禽于碧海豈吾相不當侯耶抑此中亦無汝文字緣耶設也延津不復再合東野終已無兒則此恨綿綿一腔血更灑何處蓋至前路更無知己而欲以識曲子期望諸巾幗也則天下之銜冤入地而聚哭于青楓黑塞間者當不少矣噫

雷殛

天者積氣故隨園謂天之禍福人譬猶人之于蟻投一骨則聚族而享之以爲人之所福也少焉傾其沸湯而羣蟻胥殲則以爲人之禍之矣而人固不知也其指點足令頑石點頭然至雷之殛人自王公以及士庶旣彰彰史冊矣其他如章惇爲妓秦檜爲豬之類見于小說者不一其有爲余所目擊而理不可解者嘉慶間余在邵中間飛英塔中震死百足一條其長徑二尺餘闊贏二寸週身完善惟頂上一孔僅大如鍼黑水涌出未已後數年至陳莊蔣時芳表兄家見穿堂內壁間一鑿痕

自椽末直下至地闊指許深入半寸進至庭中見簷前銀杏樹東南一朽枝葉皆焦黑一鑿痕從梢至根深闊皆如壁間余從姊言去年夏間此樹爲雷火所燒其鑿痕亦皆雷殛所致方其霹靂大作滿室昏黑如夜但見火光繞屋鼻中聞硫黃氣遍地熾熱如火時羣兒皆著草履雨過視之足底盡起紫泡或謂雷神追擊妖物故兩處都有鑿痕其樹上小枝至今無葉云又芙江嘗云道光七年之秋其家樓中一柱嘗爲雷擊柱中皆空而其木屑插柱上殆遍皆長寸餘尖細如鍼週圍如釘釘然尤奇

按花間笑語國初南城遭兵燹之後郡學前最爲荒涼大成殿春秋二祭絕不啟門丙戌夏雷電繞殿三日而不下衆學役異之啟門遍視至至聖牌版上有物叢叢排列而精光外射細視之乃一大蜈蚣環抱週遍其白而叢叢者乃其足也學役中有黠者知雷之盤空旋轉定爲此惡物但下擊牌版必碎怪物有靈性知雷神必畏文宣不敢傷殘其牌版故借此以避雷殛耳遂以火撓遠鈎牌版倒地蜈蚣蜿蜒欲遁而天雷下震蜈蚣遂糜爛矣衆乃大快環視之見其腹有逆闞魏忠賢五字飛英塔之蜈蚣亦其類歟

蟋蟀

蟋蟀之戲始自天寶宮人今此戲惟江浙有之然被凍輒死轉不如蠅蚋之能禁寒也間有可畜至次年者大約其蟲性必強而又必護視唯謹余嘗畜一蟲至次年元宵是日大凍余偶他往歸視則湯已冷而蟲僵矣又余父在時畜一蟲至次年清明後而死此二蟲俱勇健未遇其敵也頃閱金鰲退食筆記言宮中於秋時收養蟋蟀至正月鐙夜則置之鰲山鐙內奏樂既罷忽聞蛩聲自鰲山中出則本朝宮內亦有此物矣

活佛

唐太宗嘗使僧玄奘至西藏求取佛經以佛本出西域也康熙二十七年以俄羅斯請和上特命張鵬翮陳安世前往至俄羅斯境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一僧能華語曰言大西天人求活佛于中國遍游五臺普陀峩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嘛有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嘛似佛涉窮荒視之又非也值額德兵亂搶去行李僅存殘喘耳張子謂之曰爾捨生死遊遍中外求活佛不得究竟信得天下佛果有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然則使此番僧與玄奘相遇二人者應各一

笑而返不至費此跋涉矣

通字

馬要沈午橋館于郡中金氏其徒某尚幼讀左傳至共仲通於哀姜問午橋通字作何解午橋曉以私通之義卒不解因復曉之曰有如男女二人同榻而臥是之謂通其徒乃點首喜笑時金一女僕微有姿與僕朱某私通方夏日每伺主人午睡女輒出與某戲其臥榻適在午橋寢後午橋偶出其徒見女上樓从不出潛至帳後窺之二人雲雨方酣不覺也其徒急下至中堂拍手大呼曰啖小莫與朱某通了聞者無不絕倒昔有塾師講

書至淫字曰淫者女人之大病也一蒙童竊聽而志之
後以母病數日不至師問其故輒對以其母方淫也師
駭然細詢其狀始知其母方病大怒曰然則何以謂之
淫將答之童泣而對以前日所聞其師大笑而止午橋
之徒其善悟亦復何減

余向客合溪趙氏有族子某性素戇與岍中許幻峯
交暱幻峯漠然也後其鄰某至合溪趙遇諸途詢幻
峯近狀備極殷勤其鄰詫曰嘗聞幻峯語人予與趙
氏子泛交也今觀君眷注如此則此語不應出自幻
峯口中蓋其人素與幻峯有隙故也顧趙從未知有
所謂泛交者遂誤以泛爲飯退而問于人曰何謂飯
交其人未審其誤聽也漫應曰意不過是肉朋酒友
之類耳趙大怒曰趙某豈將以求食而交汝耶逕往
登門叫詈幻峰出詢其狀趙直前奮拳毆之至於折
齒破額而赴公堂焉

海鯀

乾隆間乍浦海潮不退海水過塘漂沒廬舍人畜無算
湯山天妃廟前石獅直滾至都統衙門而止其後潮退
有海鯀攔住塘坳不去長數十丈人爭往割取其肉熬
油以代膏火已而割者漸多鯀不勝痛一躍翻身壓死

者數百人

大人

昔有海舶將往賈柔佛國爲颶風漂至一島其地四面
疊嶂宮圍杳無人徑同舟十餘人悶坐無聊相將登岸
攀藤腰纏而上半日甫及山半有巨石如磐俯瞰海岸
登之覺天風浩蕩凜不可留而鴟嘯猿啼震撼心魄急
尋去路而還未數武瞥見深箐中一大人長十餘丈披
髮彳亍而來見諸人大喜一躍已至鳥語啁啾撫而遍
嗅卽向巖壁折一藤條將數人逐一穿腮中如貫魚狀
穿穿屈其兩頭繫樹上而去其人在樹頂望大人已遠
急拊佩刀斷其藤扳枝而下狂奔至海濱風勢已轉登
舟甫揚帆而大人追至時舟已離岸大人以手挽之一
人掣刀斷其手大人縮去墜二指于艙皆只一節耳稱
之重八斤長二尺餘

陸次雲八紘譯史言成化時蘇衛軍士赴崇明所遇
長人與此同而其所斷指則長徑尺有四寸乃一指
中一節耳今猶藏嘉定庫中云

陳曾起邊州聞見錄康熙二十六年有從滇南航海
者遙望浮屠峙雲表俄卽之人也欠伸而起捉七人
瞰之還坐如浮屠衆潛走奔上船其人舉足卽至曳

其船衆斧之斷指長二尺有奇歸獻制府范公或曰此獨人國也其卽海賈之所遇歟至神異經所載西北海人長三千里涼州異物志又云有大人零丁長萬餘里與楚詞所云長人千仞皆太長海錄西南夷有萬丹國在噶喇叭之南南臨大海海中一山峯兀嶙嶒時有火燄引風飄忽入夏尤盛俗呼云火燄山蓋處海之極南云西洋番云其國常有船至此山下船中人上山探望遙見其中山番穴處而食生魚覺人窺伺噪而相逐羣趨而逃後者輒爲其所扼爭生食焉比回船僅存十六人急掛帆而遁

自此無敢有復至者

余父又言十五歲時嘗病傷寒月餘甫能起牀然猶未敢出房也一日午前偶倦斜倚在牀見一老姥年約七十餘面闊而黑體亦豐肥衣褐色單衫豆綠布裙手持一油紙扇至門前父叱問汝何爲者姥曰要尋汝老太太父曰老太太不在此間姥應曰哦遂退出時有縫工數輩在房外製衣而樓下則廚房所在也父疑家中素無此人來往強起出問縫工亦曾見此人否皆言未見隨下樓則余曾祖母及祖母方於竈下午炊問之亦未見其人相與歎異未幾曾祖母

聖賢集 卷二
病作十餘日而歿始悟來尋老太太之言其爲鬼物
無疑矣

捕甲

紅墩沈雪樵嘗於暑夜移宿堂中時以炎熱窗戶不掩
一夕睡回月影微斜晶瑩如晝見一人戴一涼帽衣青
布衫足繫麻鞋面龐白皙而瘦獨坐西北隅雪樵疑其
爲賊躍起擒之其人已出至簷前追將及其人躍登案
上急以雙手持其足則空空如也而其人已不見矣始
知其爲鬼也

雪樵妹玉卿言向嘗讀書樓上板壁後蠶月每貯葉其
中一夕上燈後聞壁後謾謾有聲似有人取葉入篋者
旋聞履聲瑣細徐及于門一少婦年約二十餘衣水墨
單縑衣黑綾半臂淺絳裙明眸高髻探身諦視良久乃
去玉卿訝之急至門外覓之不得遂下樓問其母適來
有往樓上取葉者乎曰未也玉卿告以所聞見其祖母
在旁歎曰此乃汝之前母陸氏也渠生時常至此處取
葉其魂魄想猶戀此且欲一見汝耳然其爲人婉淑今
後若再至兒勿怖也然則玉卿且得見其鬼母矣何其
幸歟

玉卿又言其祖翰王生前每夜關鎖門戶必親自攜鐙

坦憂集 卷二
到處檢閱一過其後既歿每夜黃昏後必有一鐙熒熒然自後門街中出直至第一重門而止但不見其人耳如是者幾及三年乃不見

郭某

後珠村郭某者嘗自新塍賣布歸中途遇一皂衣人似富豪家奴邀至一處高閣巍煥彷彿官居入門一閤者引入見主人衣冠坐堂上狀貌偉然左右列侍數十人或冠帶肅穆或短衣草履主人呼問里居姓氏郭叩首自言無罪乞放還主人曰勿多言此定數也遂命左右設筵令郭與數十人者雜坐須臾樂作水陸畢陳酒數

巡郭起告歸不許某哀祈不已主人不悅曰既爾須記取來歲六月某日當於亭子橋西畔相俟勿爽約也郭諾而出至門外初月已斜回顧並無舍宇但見一古塚而已踉蹌奔歸言其事舉家亦不識何故無何至次年六月插種既畢偕村中數人往東嶽廟看戲日晡始還行過亭子橋西未及里許同伴回頭忽不見眾異之相與尋至橋西見郭危坐水際疑其將洗浴也呼之不應迫而視之死矣屈指計之適符六月某日之期也

張癡

乙未仲春之十日薄暮予將閉關見西鄰張癡挈籃持

金鼓橋
卷二
三

傘冒雨往肆中市物次日晨起聞其已死于金鼓橋之
小港中飯後偶至二姊家談及姊言昨夜二鼓後風雨
方作園外有數人叫罵之聲甚厲似相格鬪者久之乃
寂隨聞隔岸有人聲乃起從窗隙窺之見前鄰數人執
鐙持竿立岸上指水中曰似有二人相抱幸尚未沈遂
相與撈起則已死矣蓋張本以市物至街上不知何緣
至此處也張素有癘疾半年前曾破其次子之棺而出
其尸曰此金菩薩也自是其面上青黑如靛予謂其殆
不食新矣然不意其竟死于水且是時疾未嘗作也先
是張有媳奚氏以張責其竊食含憤自沈于門外溪中

而死及是其同居有張阿五尙幼以拾柴至溪西道經
奚氏厝柩旁歸而寒熱交作口中喃喃言媻母卽張母五母勿
謂兒前日來索翁命也凡溺鬼必三年始上岸又三年
方可覓代兒時固未至翁之死乃彼處自有一鬼交代
耳因問其在冥間樂否荅言兒此時卻無管束但苦飢
寒耳母只須以紙錢數百羹飯一碗送兒足矣如其言
行之而愈或者張癡之于子媳不慈已極故不待媳之
爲厲而特使他鬼速之死以示懲耶

相傳凡溺者視其口鼻有泥必溺鬼索命不可救今
年五月余方在家見東村姚氏小兒溺水中及撈起

泥塞其口鼻救之竟不復甦

綺琴

綺琴麗水沈氏始字湘碧幼孤性絕慧而容姿豔冶娟娟如瓊瑤工填詞精于音律母愛如拱璧選婿頗艱以故年十七猶待字也有鄰媪宋媪至其家見女嘖曰姐苗條如此使老身而男也得不甘為情死母笑令其物色佳偶媪拊掌曰頗牧自在禁中何必遠圖母曰媽謂韓生耶吾亦稔其才久無如其才而貧何媪曰焉有陳孺子而長貧賤者時韓生泰瞻者邑中名士也館于其家適斷絃逾年矣母因商諸其子子曰得婿如生何啻

參軍然渠家須親自操作恐妹食貧不慣也母亦猶豫女適至頗聞餘言自是蚤作晏息凡烹飪補綴之事輒手自拮据不倦兄嫂微窺其意以告母母意乃決召媪俾示意生生固深于情者乍聞不勝感激既慮事有翻覆先是女以所佩漢玉拱璧托媪求工琢雙鳳於上及聞此言輒還家取佩矯命以贈曰此物所以志也遂入復命旋至女所告以所贈女驚且咎曰事若不諧奈何即命婢繡春往索返璧繡春女素所愛也即下跪曰此事婢子為姑籌之久矣如生之為人豈負約者今若往索不將寒生心而傷老母意乎女泣下隱忍而止然白

是凡生有所需必以婢至女善吹簫嘗於鐙下填鳳凰
臺上憶吹簫一闋至末句攔筆者再遂以草稿封付婢
曰此曲尙有一字未穩汝爲我往問韓郎俾足成之兼
命攜手鑪與生婢至齋中傳女命以詞授生生展讀稱
歎不已爲援筆更定其字旣而目眈眈視婢婢嗔曰君
未識妾耶生曰卿仙肌映雪雲鬢堆鴉今夜視卿覺更
勝于畫異日若天從人願卿能否抱衾以從婢紅暈于
頰俯首拈帶不能作一語生不覺神蕩遽起攬婢于膝
婢固夙以小星自命然不意輕薄遽爾撐拒曰若必如
此有死而已生不忍相逼卽釋手婢脫去其後不復至

矣生時已婉致父母將締姻矣會去城二十里有富室
顧氏女亦婉媚生父又惑于媒氏豔其奩資決意行聘
生不願其父責以大義生乃不敢復言親迎有日女始
聞知斥鉛華不御卻水糝不餐鎮日踈臥母來慰之曰
兒奈何灰心至此生雖寒盟此外豈無良匹女泣曰母
教敢不聽從但玉佩已入人手不可返矣母始悉前事
知其不可驟轉姑囑婢善視勿怠乃去數日女忽強起
理妝呼婢索茗飲及婢攜茗至不見女一小婢言頃見
琴姑入後園去婢隨入則女已在池中矣婢亦躍入一
下婢在側大號家衆奔救不及其母朝夕哭泣未幾亦

卒時生方新婚與顧氏琴瑟甚諧然常獨坐咄咄出玉
佩玩之零涕一日顧見之詢得其故就其手奪取將藏
之佩墜地折爲兩生怒憤然出門猝遇宋媪睨生曰聞
新人頗能如意亦欲知故人消息乎生急叩其狀媪爲
縷述近事言未畢生大哭曰吾負琴姑矣然吾亦何心
復履人世哉遂去訪其友于青田將從之學劍行至括
蒼山中遠望見二女綽約在前訝其獨行無侶策蹇追
及其一人乃是湘碧其一卽繡春也駭問汝二人何得
在此女舉首見生似有怨色繡春星眸微轉尤覺憤態
可掬小語曰琴姑去休相將入林中終已不顧生從之

行數里林盡峭壁插天杳冥無路二女聯步以上至山
腰壁呀然開女入繡春亦入生緣藤繼至望壁呼號並
無隙縫微月漸上虎嘯狼嗥俯視斷澗千尺清澈如鏡
彷彿二女在焉生卽亦不懼攬身入則已在平地矣躡
躡至曉不復入城一意渡江將至靈隱祝髮至冷泉亭
遇一癩僧迎笑曰汝亦欲證菩提乎但此間從無色界
仙人且汝鴛鴦簿上一重公案尙未勾卻何得妄想生
天生膜拜曰但求懺悔孽冤耳僧笑曰卽此足證汝情
根未斷生復拜曰還求解脫僧教其仍往相從生有難
色僧怒俯拾一磚擲之曰去去持此敲之門當開生知

其非凡僧也受之而還渡江復至其處緣壁上纜扣數
下聞壁間有人歎曰負心郎汝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其
語音絕類繡春生方側聽忽石門豁然雙啟喜極躍入
其間琪花瑤草霧幔雲窗如入廣寒仙窟數折見女華
妝倚石欄方執紅梅一枝簪髻上瞥見欲避生前牽其
裾先謝負約之罪繼訴相覓之苦因挈佩刀將自刺女
急奪去曰妾自死後冥司以妾賫恨殞命俾得返魂妾
與繡春皆已無意人世妾亦知負約之罪不盡在郎但
使人不能無耿耿耳今使郎拋棄骨肉跋履艱險妾心
何安然自遭罹小劫回憶塵緣既已冷如冰雪今當與

君爲世外交了今生緣若言兒女之情則請仍歸尋故
劍可也生因請爲賦友久之漸狎閨房之事殆有甚于
畫眉者女不堪其擾乞以繡春自代由此煮石爲糧采
花作釀年餘繡春竟舉一子無何秋風驟起庭中落葉
颯然生不禁思家之感女勸令歸省生不忍言別女出
羽衣一襲授之曰此夜飛游女所贈如蒙記憶衣之半
日可以飛回生披上自顧居然鳥也試一振羽翩然沖
舉頃刻至家則舉目非舊問其妻亦前歿惟父在垂危
生入視已不能言見之一慟而絕生哀毀成服既葬衣
羽衣飛去不復至

埤憂集卷二終

埤憂集卷三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烏程張 揆校字

昭慶僧

丁卯鄉試烏程董生某以錄遺僦寓湧金門內舍宇湫隘主人爲遷其妻子出俾下榻焉時溽暑乍退殘月始生其窗外一帶短垣可踰生孤眠無侶輾轉不寐夜將半聞庭內有人踰入旋見紙窗一人影頭童然僧也生心知其非竊賊也假寐以伺僧于窗上略用摸索窗扇砭然自開探身入以手中巾扇置几上弛其短衣走至榻前低呼曰好姐姐小僧來也生不覺失聲笑曰和尙

誤矣小生僦居在此非復是汝姐姐矣僧大驚赤身從窗中竄去生起取几上扇視之其上有小倉山房寄梁山舟侍講一詩歎稱某大和尚慧鑑蓋卽山舟先生所書也心竊喜次日早起易衣冠袖其扇出錢塘門往來湖上詢其人知某和尚爲昭慶主席僧投刺晉謁略敘數語出袖中扇與之曰僕夙欽戒行久矣自恨塵濁侍講無緣今幸得親蓮座敢獻此以表皈依僧接視知爲昨所遺物默然久之合掌稱謝兼問尊寓何處生一一荅畢辭出歸寓憩坐方定僧忽袈裟朱履搖扇而入一見伏地稽首生挾之起僧顧左右無人袖中出裹物與

生曰先生大恩銜結莫報是區區者聊備賞報之需勿以匏葉爲笑也生辭謝僧置几上而去啟函秤之得白金百兩喜甚扁置篋中已忽頓悟曰吾不可復留此矣遂呼主人酬以值托故辭去主人往呼其妻子還迨夜相與就寢睡方酣僧果復至啟窗入逕達生臥處索得其首舉刀力切其夫驚起急捉其臂大呼救命僧大駭然知爲其夫語音也小語曰勿聲小僧也而室中已悉起環視見僧手_利命_命晶瑩如雪而血殷枕席其妻身首離矣僧亦慘然而泣蓋其妻本爲僧而娶僧始以赴約遇生雖餌以金然不保其不洩于人也故復至出不意

殺之不知其已遷去也於是縛僧送縣令來驗畢呼僧
鞠得其情飭役至烏程學訪董生所在校官遍檢冊中
無其名反白于令令趨提僧出曰殺人者死何用董生
但恐斬汝則塵根未斷不如易以火葬之法送汝昇天
庶幾骨化煙銷他日可免再墮業障也遂命擡至教場
積薪焚之取其灰揚之江中此事董生嘗自述于人其
投刺時蓋已先易其名故無從尋訪也聞是時僧髻已
斑矣

雙做親

吾邑西北周家澣有周鳴山者生一子年十八始締婚

村中楊氏女年十七矣雖荆布不飾而致極風騷其家
故與周對宇而居咫尺蓬山日招心許竟潛通焉後女
覺腹中震動枕邊語及恐爲其父母知也寢不成歡天
未曉周氏子卽起去而其父早起不見其子覓之數日
不得已絕望矣卽女家父母亦並莫測所以相對歎詫
而已居久之見其女腹大如壺詰之女初不言父疑其
有所私也將致之死女始吐實兼述其夜所私語者其
父乃以商于周周驚曰若然是吾兒以懼罪而逃也其
妻在旁笑視周曰吾夫婦年已垂老今兒去不還幸新
婦已姪若得產一男是吾無子而有孫也今新婦坐蓐

有日不如邀渠來家共視之免致他虞夫思其計亦良
得遂擇日迎歸未幾遂媿及墜地男也夫婦皆喜婦亦
喜然每思其夫不見則撫之而泣其後兒年已十九爲
之娶婦拜堂甫畢忽一人虬髯繞頰荷擔踵門而入在
座皆不識卽其父亦不識其人歷述所自適其婦在門
後竊聽已審遽出指其兒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而
脫然遠去妾爲汝幾死者數矣今日亦有面目復來相
見耶翁笑曰癡兒旣不別而行二十年杳無音耗將置
吾二老人于何地乎其子涕泣謝罪爲言始以懼罪而
出至松江賣錫以活至是頗有餘積原以思親故不避

罪責而來歸翁曰吾二人幸猶無恙但汝已有子有媳
汝婦尙髮蓬蓬作處子裝束試看是何模樣眾客聞者
亦爲闕堂因相與聳息卽於是日爲二人成婚婦大慚
不能仰視遂入周翁亦入與妻言之妻亦笑不可止因
共促女裝女不肯眾爲之攏頭抹粉卽衣以新婦所著
繡袍紅裙扶掖出堂喝令鼓吹於是音樂更奏扶與其
夫交拜而後拜其父母繼令子婦參拜拜畢送入房中
而合卺焉是時女之父已前歿而周翁夫婦俱踰七十
矣

周爛面

埋憂集

卷三

四

邑西市港村有周爛面者嘗以竊物刺字於面因以藥
傅之使其處潰爛人呼爛面孔云而自還家後橫行益
甚索詐錢物逼淫婦女肆毒一方人畏其扳害也不敢
與較後竊於村中富室某贓物爲其所認次日往市豬
肝一片歸而煮以食其母曰今夜飯畢當往縊于某氏
之門故以此供汝使汝得爲飽鬼其母年逾七十雙目
已瞽平時乞食村中是夕涕泣而往就縊于某氏次日
爛面尋至聲言將赴縣申報某陷以重賄爛面得飽其
欲而歸嘗讀初月樓見聞雜記言婺源董逢其名世源
性寬厚於物無所忤順治四年大禮里中無賴子使其

父先飲醜造其家冀其死可得重賄及入門延之上坐
忽自懟曰吾兒悞我我不忍死善人之門疾趨出路于
道旁而死因歎天下事無獨必有偶也爛面孔後爲村
中人聚薪焚之

又嘗有村姬弼犬于屠人逸入逢其家姬尾至百呼
不出償其值而遣之自是犬恒不離逢其側及逢其
歿臥柩旁不食數日死

狗羹飯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變馬要沈笠亭先生殉難壽張
時署中一黑犬晝夜伏靈柩前哀號不食比殮犬狂躍

數四以首觸棺而死家人義之載歸爲瘞于先塋之側相約歲時掃墓必設狗羹飯祀之至今猶不廢云

按笠亭先生諱齊義爲山東壽張令有一女生二歲母陸孺人歿先生哺以棗栗適其寒溫心力殫焉繼母張孺人以撫以育女亦能率教稍長溫清定省如成人與女兄暨諸昆弟友愛好讀書尤喜誦孝經小學每遇古人捐軀授命之事輒感慨激發歎息彌襟其孝義蓋天性也歲丁亥女年十一笠亭先生筮仕山東女瞻雲流涕恒以不得侍親側爲恨辛卯夏先生病痊謁選女臨別牽衣淚泫泫下大言曰吾父爲

國家官願吾父爲忠臣足矣先生訝其言過驟兩兄亦以其言頗不倫怦怦然不能釋于懷而初未知其言之痛也甲午秋逆匪王倫發難女從叔某自壽張縣脫歸縷詳遭變事女驚聞駭愕匍匐墮樓昏懵深痛中細詢笠亭先生殉身始末暨身後情形于時兩兄方奔馳山左隨愆惠女設靈成服一卮跪奠發聲長號曰吾父業爲忠臣亦復何恨兒事母不忠事父伊始矣時家人羣屬昏迷不知作何語久之女起入內人怪其久不出視之已投繯死矣時十月二十四日之夜漏二十刻也麻葛重襲血淚淋漓見者咸爲

之泣下或曰義女初聞亂魂魄紛馳時時繞柱行或撫膺慟曰果死矣一夕夢笠亭先生朝服立于庭面目血濡不可認曰吾幸有以報國嗚呼孝義之誠通于鬼神果若此耶女子女事不學而能詩古樂府小楷亦精整可喜此不足爲義女重特論次其死于義云按義女名玉麟死時年十八乾隆四十年七月某日浙江巡撫三保具題部議准旌有旨孝女當稱曰義女夫臣死君女死父忠義之烈萃于一門備錄其事以見格及豚魚其由來蓋有本矣

邵士梅

松陵尹邵君諱士梅字峰暉生而能憶前世事惟忘其未婚以前十八娶婦呂婉淑明惠顧常言曰妾命不長不能終事君子家人怪之丙戌呂年二十忽自言今歲當死輒嗚咽流涕絮語恍惚不可辨一夕謂邵曰若母悲妾旦夕當死而緣固未絕更一世當數歲殤更一世再爲若婦與若生子若他日舉進士初任距家邇宜有徵異更任宜亟歸歸詣屏靜處修道數月爾時重遇君矣卽訪妾者家瀕河兩河匯成一河左隃陂陀第三家妾居也而門有井其姓則姓譜第三字也妾年且十八而是歲閏以二月卽娶我猶及使堂上翁見也翌辰忽

北漢集 卷三
沐浴闔扉以死邵驚悼踰歲乃更娶辛卯舉于鄉己亥
舉進士謁選改登州教授俄遷授棲霞教諭入邑郭恍
若舊曾歷心異之諸生李完真來見邵識之曰我閱博
士弟子藉見李可培名恍若曾覩其貌及人謁視之惟
肖故識君爾諸生傳以爲異有言方山水泉之勝者邵
攜具往出郭門里許有學隸趨迓卽問汝家郭外耶曰
家三里店邵恍然凝佇良久頓悟曰我前生固居三里
店也時諸生僉役道旁觀者皆愕眙不能語步至店視
其門閤皆非是曰當前俯郭而望山嶺者始得也隸白
其墟舊有三里店邵復步訪之漸近曰是矣問隸有古

廟乎曰無數武上坡忽見頽廟蓋記曩時魂過此廟
門外回睇悲思家焉中一神像白髭者尙在至店廬舍
宛然故高長者東海家也邵憶歿時有三子一女孫嫁
宋氏三子皆殤惟二孫在周覽閭左記舊時遊憩設宴
貿遷賃居諸事甚悉里父老曰高長者故尙義信然諾
性伉直族黨有不平事輒據理平之乃已邵詢父老某
樹下有翁髯而頤曩賣布索直令其飲不時與值而諦
其容甚審亦識之乎應曰信城下大石奚在曰徙城隍
矣廟之丹雘何新耶曰燬于火撤而新之也距二十里
山脊有彈子峴甚險峻負薪行戰戰慄慄有諸曰果也

語多不具述邵留數日經紀其家爲孫議婚以去遠近聞者莫不歎異焉戊申遷尹吳江二邑二邑兼震澤言也賦繁催科必事敲扑非其好也不二月謝病去己酉冬以事至清源過館陶至一寺甚閒敞壁度藏經因假館繙閱灑然了澈若夙誦者客或言今歲季冬之閏移明年仲春矣邵懼然曰向者言閏二月豈無期乎自此遂心動不自釋一日策馬過衛河之涯惟一僦從日暝矣過陂陀至一家見井幹倏憶夙約問第三家有女乎曰無也里人咸趨詢告以故愕且笑邵悵然一叟指曰距數里有村彷彿此間墟巷也邵往跡之到門顧無井

徵其姓曰蕭其女之年曰十八告諸父母恚曰是鬼語何恩而公爲也邵念兩河匯一河惟此爲汶衛合流處乘騎上下清源陶邑間數月無所見誦唐人碧落黃泉之句恒歔歔沾襟歸濟上尋復至清源見映水而廬者門井宛然其家孫姓而女年十七邵以其姓獨合貽書太公太公驅牛至促之成婚而女父母拒甚力太公志去邵意少怠矣復過館陶道遇向時叟叟揖之曰得之矣導以往沿流迤陂門有棖汲者第三家也姓董氏邵整衣入董翁延坐曰往妣氏之請數矣而女固不願何圖大君子宿盟不渝若是遂大喜訂婚邵太公聞之

卽諏日嘉禮委禽焉時庚戌某月也邵未有子獨念姓
譜第三字尙未叶後閱萬姓統譜譜以韻次一爲上平
之東二爲下平之先而上聲之董則三也

外史氏曰右爲余外高祖前邱吳長庚太史所記篇中
純用散敘簡核錯落文之妙在于能碎非昌黎以下所
及也若邵公能知前世事固奇矣然其事世亦間有之
矣至呂夫人則又能知三世以後事爲問古來傳奇中
有此創聞否題目旣奇文安得不奇於是僕本恨人驚
心不已讀之始悟古今所謂慧業仙人無非所謂情種
也我欲將此文獻之月下老翁乞其廣牖靈根以補離

恨之天俾天下有情人世世都成眷屬老翁其許我乎
德清蔡太史之定自言前世爲杭州紹橋老嫗少寡好
佛依壻爲活臨死復甦語其女曰余將轉生蔡氏以佛
圖未焚暫歸其代燒卻以盡余心因言蔡氏里居家世
甚詳惟太貧幸是男身汝夫後日其往看我遂卒旣葬
女夫往訪見蔡太翁告之故出子令視時方數月顧之
而笑如舊相識太史旣長不昧前因每以語人故至今
不茹葷酒凜佛戒焉

沈博年

雍正初吾邑沈博年者精拳勇善距躍一日市中印家

橋北某氏失火延燒河南幾及半里惟臨河南向一樓
爲火所未及窗牖洞開中一女子韶顏稚齒側坐床沿
紗厨內含笑若與人對語狀而自橋以北火勢拉雜無
路可通救火者從橋上呼之出女端然不動時博年亦
在橋上對岸火燄飛射簷前已著卽踴身冒火躍入樓
中見女側一衣紅袍者鬚髮皆赤以兩手持女腕若束
縛然博年曳之不起隨舉牀前一椅向赤髯者劈頭打
落倏不見遂挾女飛出旣而博年歸家遍身紫腫呼痛
不止次日延醫視之醫者曰火毒已中心胞不可爲也
而博年呼號轉側未半炊許而已死矣

陳三姑娘

前年冬初夢廬先生之姪某偶以事往北麻中途朔風
颯至寒氣襲人某在舟中忽發狂疾口中呶呶不休舟
子急載還家家人環集守之竟夕不能安枕而語音嬌
婉其淫詞褻態有令人不忍正視者惟其兄芝堂至則
鼻睡帖然出則如故問之則曰是赴赴者有丈夫氣不
若四郎之溫麗可喜也于是巫醫交至迄亦無效舉家
束手而已後數日村中某媪聞知輒來探視某笑而起
萬福曰媽媽今日好風吹到此也言次輒以手探袴中
爲之摩弄媪見其憨態可掬遂爲好語勸之去對曰妾

與郎有夙分其室人亦非善醋者覺此間樂不思蜀也
嫗曰然則吾爲汝二人作合合昏後乃送汝二人同歸
何如某齷然曰若是則媽乃贈紅粉于佳人敢忘大德
嫗乃與其母言以米粉塑其像剪爪髮粘其上兼市花
燭等物供于中堂喚樂工四人爲之鼓吹成婚是時某
在房中忽若夢醒但呻吟呼憊不已嫗卽命以煤塗其
面又剪髮粘其額下作于思狀甫畢忽見某雙目豎起
失聲詫曰奈何遽爲此變相耶語畢絕不復聲病若失
矣于是以葦縛綵輿置像于內載之以舟鼓樂送至其
處而還某調理半月乃起

抑

外史氏曰夫湘妃淚竹姪婦名津此固至情之所鍾仰
亦幽恨之所激也若陳三姑娘相傳其未嫁而有淫行
故爲父母所沉而至今猶能爲祟若其猶有鬼神不應
縱令禍人如是若曰無之則此妖更從何處得來耶某
曰女十八九麗人也風華妖冶殆如弱柳垂煙碧桃含
露方其凌波微步羅襪雙鈎纖不盈指斯時也真是銷
得一死而如某者年近強仕火色如赭其風貌初非翩
翩可愛者何所遭之太奇也然此事旣爲余所親見且
遇其祟者亦非止某一人是殆有不暇選擇者耶則真
色中之餓鬼矣

大人

陸星槎先生在廣東一日赴院早參日卓午中丞甫出同僚進見者五人禮畢中丞就炕箕坐未及開言一揖班乍到稟見者突起問曰請問大人貴縣中丞曰原籍大興某官又問縣系何府中丞曰順天某官點首稱是少頃又問大人貴姓中丞曰滿洲無姓也荅畢乾笑因問貴鄉風土何如某對曰敝縣土產絕少惟山中獾獾最多中丞曰獾獾大小幾何對曰小者不過巴兒模樣大者卻似大人一般此其所謂大人蓋指凡人之大者言也然不知適已犯其所忌也同列皆匿笑中丞變色

起曰此人亦思爲民父母耶卽日令其告病回籍嗚呼某官亦思大人之大何如耶奈何唐突至此然吾觀今之以一言逆耳而奪其官者有矣蓋其所事之大人非徒沐猴而冠皆虎而冠者也惜乎某官不能以狐媚假其威而妄擬廁身麀頭鼠臉中也

雲雨

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二語宋玉賦中不載釋之者亦無明文而後世以爲男女交驩之字然皆不求甚解也蓋天之降雨必待陰陽旣和有雲斯有雨此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曰天地絪縕男女媾精易傳以此二語聯

絡成文正取象于天地之交構也或曰然則雲雨時亦有妻在上而夫在下者此何說也余曰此則所謂翻雲覆雨者矣客大笑

春江公子

隨園詩話載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臥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為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周公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至此耶乙丑入翰林嘗觀劇于天祿廟有參領某誤以為伶

兗

人而調之人為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不見晏子春秋誅圍人事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則俗矣可謂善于解嘲然此事不知是何趣味若輩究不知是何肺腸也因戲作判語曰

自古男女居室為人之大倫夫婦媾精有家之正則而乃以石田為可墾舍正路而不由召僚友而娶契弟徵優伶以作弄兒遂有中幘鬚眉甘為兔伏不知顧瞻肩背願效龍陽闢此蠶叢自必開山力士鑿將鳥道竟來問渡漁篙臂也忽生錢柄定教其行吝且頭乎應戴木樨想見不可嚮邇溝邊城闕

程縵莊註鄭風子衿一章謂是兩男子相悅之詩

何妨布雨興雲花底輿中不惜悔淫引盜花底用秦宮事輿中用馮

子都事皆內外兼寵者也小則督學罷官大則斷袖傾國好惡拂人

陰陽易位于是極矣夫淫同非法何如以手出精並是

兩雄陳武帝贈陳子高詩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誰謂不毛可入聊齋云是

宜斷其鑽刺之根兼當塞其送迎之路老吏斷獄處決

了然竊謂既好外矣將空房難守亦有鵲巢宜令鳩處

彼狡童兮或奇痒難熬可帶蜂刺以代蠅鑽則野鴛社

裏庶幾龜鑑常昭黃鱔夢中無勞雞奸訪舊矣

霧淞

己亥正月十旬人有早起者見遍野草木皆縞如霏玉

屑如垂瓔珞著人辮髮間皆結成珠琲時方沍寒殘雪

尚在村農競相傳謂之為雩云按雩字見毛詩雨雪其

雩是也字書音普郎切亦音鋪郎切雨雪之狀何得以

謂天所雨之物南豐集有詠霧淞詩字作淞惟宋史紀事本末作松蓋

北地苦寒夜間霧起著樹結成珠琲故謂之霧淞主歲

稔之兆今村農所見殆即是物偶讀惜抱軒集有新城

道中所見長歌中云或云休徵備飯糗捆載千億收禾

麻或云此咎達官怕有鬼欲瞰高明家是休咎亦未可

疫異

里長集 卷三 左

崇禎辛巳江震一路大疫嘗有一家數十人合門相枕藉死者偶觸其氣必死諸生王玉錫師陳君山一家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親鄰無人敢窺其門玉錫獨毅然曰平日師弟之謂何忍坐視耶乃率數丐入一一棺殮之有一子在襁褓亦已死猶略有微息親自抱出藥乳得生陳賴以有後而玉錫卒無恙豈非人之好義天亦不能爲之制耶後十七年疫又作有無病而口中噴血輒死者相牽祈鬼神各家設香案燃天燈演劇賽會窮極瑰奇廟中吏卒俱以生人充之時聞神語呼喝空中枷鎖捶撻之聲如是者將及一月見吳江縣志與舊說

所傳以師大疫午後人鬼雜行街上聽之有聲逐之有影肆中所收多紙錢故必設水盆命市者投錢其中者正符

水災

吳江縣志萬歷三十六年大水高田滄沒城中居民皆架閣以居魚蝦羸蚌滿室臥榻之下可俯而拾也烏青志亦載是年之水陸可行舟道光三年自五月以後郡邑街市多以舟楫往來鄉村中有睡酣而于牀上翻身落水死者其他漂沒廬舍及棺塚不可勝計七月之晦有二僧自塘栖一夕漂至八斤永福寺前寺僧撈起皆

未死蓋二僧素諳水性也時余客震澤欲歸不得至中
秋後水稍落然舟行尙未能過市橋自田間繞道而出
到家堂中尙有淺水魚蝦泳躍遍地荇藻被于牆壁視
柱上水痕幾四尺其于萬歷之水何如也

穀裏仙人

鈕玉樵觚賸所記棗核船于棗核上刻東坡游赤壁故
事歎爲神工坤輿外紀言熱泉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
巧能于戒指內納一自鳴鐘近有于紐珠上作一時辰
表者其物蓋出鬼子則亦巧奪化工矣余昔于郡中見
道場山費氏有一穀裏仙人以楠木粒許琢成一黍筍
開兩瓣于中鏤作一麻姑仙頭腹手足悉皆嵌空玲瓏
而其眉目妍妙袴褶工細以及指爪之尖長一一分明
栩栩欲活雖芥舟老人士女不過也或云此物能辟火
災其時郡尊某公以七白金購之不可得

白雀

余父嘗言里中花家板橋南岸白楊樹昔嘗有一白雀
來栖其顛樹大可蔭畝許其時凡雀之隨之者環集樹
間殆遍迨暮白雀飛去而羣雀乃散如敗葉或言是雀
之王也

楊琢在淄青嘗見一百姓家燕窠其燕哺雛旣飛一

且有諸野禽飛入庭除漸集棟上無空隙厨人饋食于堂盤饌皆被搏撮其老人罔測災祥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于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蓋凡禽鳥遇鳳必相隨猶江漢之朝宗于海也是此白雀者或卽鳳雛之偶見耶

龜王

金華子雜編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之橫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通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昔黃焜以舟師赴廣南將渡小海軍將忽于

淺瀨中得一琉璃小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瓶子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起視之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衆龜遂散旣而語於海舶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益薄福之人不勝也倘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惋歎不已得非卽所謂龜王耶不然何龜之隨之者衆也

薛見揚

吳人薛見揚家專諸巷飲博無賴而性極兇狡里中呼爲東太守尤好漁色比隣李某娶妻楊氏絕媚好薛艷之每伺其出汲兜搭與語楊氏故靜婉拒而不荅薛無如何轉念李貧可以利誘也時其窘輒餽以錢米李故世家子雖家徒壁立而清介自持且惡其素行卻之薛慚而出指其門曰任汝盛鐵櫃中終當纂取去也後值季夏溽暑雨作李睡後忽爲雷所擊其妻驚醒時電光閃爍見有似雷公形者奮翅拔關而出視李頂門一穴闊半寸許深入數寸血液噴涌始猶呼痛未幾已絕大哭李母亦驚起撫尸慟曰以兒生循謹何緣得罪于天

耶又顧楊氏曰家中素無儋石儲今驟遭此禍無論日後餓殍將何以爲棺殮資言訖慟絕是時隣里咸集薛亦奔入見衆皆束手歎息乃攘袂言曰事勢至此行路猶傷之若皆坐視亦安用鄰里爲也母泣謝薛遽返取三十金至謂母曰有此諸費可粗了但須母自署券將來尅日措還可也母乃署券以付薛復爲之拮据殮畢姑婦再三感謝薛始去然自此老弱熒熒涕泣相對時或斷炊經日雖歷盛寒其妻猶麻衣如雪也而所署券已屆期薛走索母出垂淚約以次年夏末薛強諾而去及期至母復請緩期薛不應變色起出少頃偕其黨某

甲悻悻而入出券擲與甲曰汝既保券力能代償則償之不然將鳴諸官勿嫌相累也甲偽爲緩頰也者薛不許攜券欲出甲力挽之顧謂母曰以母之龍鍾撫此荏弱方愁朝不保夕又何時得償此債今薛郎鰥居久矣計不如以汝婦歸伊既可得餘金以供母殘年婦亦得噉飯處豈不兩全母慘然入謀諸婦婦聞言脉脉不作一語但有垂淚良久哽咽而言曰婦薄命不足惜但如老母何母泣曰事至此尙容顧我乎遂出以語甲甲商諸薛爲之立券署保取前券焚之乃去迨暮綵輿至婦草草登車痛哭而去顧自歸薛後房中箱篋惟婦所有

者得自司啟閉餘皆不聽啟視一日薛他往婦獨坐忽聞一篋中窸窣作響如有鼠戲逐其中乃起從其後去鉸鏈啟之則別無他物惟有雷公面具及雙翅宛然釜鑿皆備猶帶血痕駭極始悟去夏之事卽薛所爲也持以語人咸以爲然因其昇篋首諸官令拘薛刑訊始吐其實蓋薛蓄意已久是夕乘雷雨掩入伏牀下伺其寢潛出擊之瞥然逕出故死生皆莫測其端令訝曰昔裴龔能作三里霧後以行霧作賊被拷然止以作賊而已今汝欲求爲雲爲雨而先以雷殛其夫其兇狡乃至是乎遂命反接其手爲戴面具取雙翅插兩腋手執釜鑿

牽出遍游六門而後斬之甲以通謀充軍楊氏歸羞慚自縊死

按此道光十六年七月某日事也不可錄鉛山人某悅鄰家婦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乃著兩翼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出後遣媒求取婦伉儷甚篤一日婦簡篋見衣怪其異夫笑而言其故婦佯爲言笑俟其出卽抱衣赴官訴之論絞絞之日雷雨大作若支裂者薛蓋襲其故智也

考對

彭其楣尙書督學浙江試湖屬府三學生員以沒齒被

髮易牙三句命題有數人抄襲刻文惟歸安張桂森出場後將所抄坊本搜買略盡署中不及弔查以此食餘其餘一字不移者置二等誤鈔者置三等入皆笑之比發落尙書喚其人近案曰余往曾督學某省案臨時唱名旣畢退坐堂上援筆將出文題一教職忽趨前曰稟大人此處地近蠻夷向來應試者從無作文之例余愕問然則所考云何教職對曰出一對足矣但字不可多只消一字已足余初聞不勝怪歎旣已無可奈何姑出一柴字與之於是諸生皆攢眉搖首及卓午忽一生前來交卷展視其左行對一炭字教職在旁謂余曰此卷

當置第一矣余思以炭對柴何以當置第一忽又一人來交則其左仍添一柴字余怒將責之教職曰大人勿怒此卷已可置第二矣余怒曰此人仍對一柴字奈何云當拔置第二教職曰大人若不信試看以下并此柴字忘之矣既而竟無一人來交者始歎其言不謬今汝等以髫年所誦習者鈔寫不遺一字記性卻佳不然則平日溫故之功亦自可取故姑取二等以爲勤讀者勸又指二人曰若汝輩卷中脫譌太多想此調不彈久矣今後當再加溫習若來年仍蹈覆轍定置劣等將不免四十板子也遂命左右取其所鈔刻文一部與之遂出

昔某公督學吾浙壬戌之秋按臨邑中試拔貢題有函三爲一論一篇通場止邵生某一卷本漢書立論及榜發晉謁某公曉之曰漢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此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不知此乃求歷之長短體算立成法耳爲史者但見其數奧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于土中得一摠帛梓持歸以示鄰里莫不怪愕後有一書生過而見之曰此靈

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二丈骨節專車此其脛骨也鄉人皆喜作廟祀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有近乎脛廟也今賢之論似不免爲班氏所誤然以此時風氣卽五經亦希有全讀者況其他乎而賢能知是題出處可不相賞於風塵外乎蓋是時場中能知題之出處者更無第二卷矣

埋憂集卷三終

埋憂集 卷四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後學烏程邱廷銓校字

人形獸

騰越有獵戶常指一木屋行山中一日至磨盤山忽見山麓狐兔數十成羣從深箐中竄出繼而熊虎獾象紛紛然帖耳垂尾接迹狂奔如有物驅逐者心異之遂止于道側潛窺久之見一物狀如猩猩而長不滿四尺被髮金眼遍體白毛從後才予而來獵者急啟窗迎面發一烏鎗是物卽冒煙撲至屋前以兩手搨板上者再旣見其寂無人乃去獵者窺其去遠出視搨處已陷入寸

許所未穿者才厚如錢耳大駭遽入屋中荷之而返自是不敢復往矣但不知此物究為何獸也

異蛇

余在合溪山中暑夜嘗聞虎嘯次日以語人人問嘯時瓦屋可震動否余曰否其人曰然則非虎也其蛇也往時嘗行山中忽聞虎嘯一聲近在咫尺駭極仰視則有蛇倒懸于樹而鳴其蛇長不盈丈遍身斑黃每暑月則見山中人往往遇之鳴則天必大雨但虎嘯近者瓦屋皆震蛇鳴則不震也

問孟浪邊外有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碎如

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洩之也捕以為接骨治傷之藥殊勝滇黔紀游言脆蛇出土司中長尺餘伏草間見人輒躍起跌為數段少頃復合為一其色如白金光亮可愛誤拾之觸毒即死其出入有度捕者置竹筒徑側蛇以為穴也而入之急持之則完稍緩則碎矣暴乾以治瘋疾視其身上中下以治頭腹脛股罔不效又可接斷骨即此蛇也

又有圓蛇狀如石卵斑斕可愛誤持之得人氣即化為蛇嚙人即斃尸不敢收五里內外人不敢行觸其

穢氣腫脹而死苗人三日後以竹矢插死所七日取
用中人輒斃此蛇變態愈幻而毒愈甚矣

又有方蛇形如牛皮高五寸縱橫各二尺其色黃黑
其行如矢吐氣如炊煙腥不可聞見人輒迸出脊中
黑水射之中者立斃粵西近楚山有之

又有扁蛇闊五寸長五尺厚一寸首尾俱齊色如縑
綢五色相錯成文而方不知者以爲櫛沐之巾也口
甚鉅其行如飛能逐狡兔廣西及南海山中間有之

以上二蛇

見蛇譜

稱掀蛇

俗傳有稱掀蛇人被稱者必死余年十六偕弟載熙至
東柵金懷亭舅太翁家探病而還至大悲橋之西聞耳
後潑刺一聲回視則一蛇在地昂首疾追而來遍身星
點斑然如稱離地約四五尺惟後半著地其行如風余
及弟魂魄皆飛狂奔至趙家墳始敢返顧而蛇已不見
到家問余母母言此稱掀蛇也後至冬杪而弟病至次
年春分後竟卒年十二今憶之心猶怦怦然動也相傳
蛇之量人其長過于是人則死解之之法當蛇之起立
隨手拾一物拋起呼曰你長不及我長蛇輒翻身而臥
舒其足盈于必散髮示之曰你腳多不如我髮多蛇乃

收足伏地卽取身上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矣蛇必死
說見李緒光臺灣雜記恨當時未之知也

名醫

吳某禾中名醫也其幼時嘗於藥肆學賈比長稍涉方
書後以失業無聊遂以懸壺謀食某村一富翁暮年得
一子才七歲遭疾其始但不欲食日漸尪羸而胸腹腫
脹未幾大如鴟夷療視經年百葯罔效翁束手涕泣而
已吳偵知徑造其門時已迨暮遂假宿焉翁出詢姓氏
託言自某村視病還經此地敢從長者乞借枝栖翁聞
之喜請入診兒病既畢吳出而言是疾吾能愈之但須

償我千金且不得令庸醫雜治以掣吾肘翁一一謹諾
因索觀所曾服數方略加增減抄撮成方與之翁得之
幾以爲贖命金丹矣遂請止其家以便不時珍視無如
連服數劑依然罔效詰之則大言曰病已積年豈且夕
所能奏效若必欲速則另請高明可也翁再三謝罪乃
已從此供奉愈謹吳明知無能爲役計欲遁歸而以戀
棧思更得一方以作旬日之淹一日出至田間閒步瞥
見一葦大如箆心念此奇貨也摘取懷之急反呼翁出
與之曰令郎所服葯本當以此物爲引今幸得此豈非
天賜遂令持往入葯煎服約一炊時其子腹中雷鳴大

痛欲死既而大瀉下黑血數斗中有血塊一團諦視見
髮裏一物堅韌如鐵而其子腹已縮小如故病若失矣
翁狂喜走相告且曰今而後犬兒之生皆出先生所賜
但尙乞屈留數日調治復原乃可備禮送歸耳吳故作
難色翁許酬以三千金始諾而止然究亦不解其故次
日復至其處掘視之見其根生一敗梳上始悟髮中裹
物必待此而後解也然吳自此名大噪在家則門常如
市出門則每一里須酬番錢一枚不數年致富鉅萬焉
其後洞溪沈氏某素患損怯每服藥必用參附癸酉之
秋偶患暑瘧復延吳至吳診之以爲其體素羸屬是陰
症投以附子理中湯沈飲之狂躁嚼手指盡碎遂命灌
以雪水茶匙亦被咬斷須臾竟卒吳遁歸沈舉家憤甚
將控諸官吳聞驚懼服生鴉片而死

手技

嘗見有擊鼓乞錢于市者鼓有耳貫之以繩絡于項其
擊之凡用槌三手執其一而擲其一于空中隨落隨接
此上彼落左右遞更疾徐中節絕無累黍之差伎亦神
矣哉

又有能挂物于鼻者每至肆中隨手舉一物如椅棹則
仰承其足刀釜則監置以柄尤奇者取一秤繫錘于顛

而植其末于鼻又取稻草摘取其末尺許揉之極熟而後捋之使直縛二十錢于杪而以其末豎置鼻尖皆橫出于外從未有失墜者

田雞教書

有人于市上出一小木匣啟其蓋取橫木一條廣半尺餘高寸許下有四足橫列櫃上向匣中蛄蛄數聲倏有一蝦蟆躍出以前兩足案橫木上南面而踞隨有小蛙十餘一一躍出依次以兩足據橫木北面踞坐既定其人取小拍板一下于是蝦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既而蝦蟆閣閣亂鳴則小蛙亦閣閣鳴不已久之

其人復取拍板一下則蝦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戢然而止矣其人復蛄蛄呼之蝦蟆仍躍入匣中諸小蛙亦相隨入謂之田雞教書

又一人截竹爲二管畜蟻兩種一紅一白將戲則取紅白小紙旗兩面東西插几上取管去其塞分置兩邊各向管口彈指數下蟻隨出其行自成行列分趨止于旗下排列如陣其人復出一小黃旗作指揮狀羣蟻卽紛然齊進兩陣既接舉足相撲兩兩互角盤旋進退悉中節度久之卽有一羣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其一羣爭進其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也其人復舉黃旗麾之其勝

者即返以次入管其一羣亦絡繹奔至争相入無復成列者焉夫蛙之爲物微而且蠢而蟻則尤微乎微者也而皆可以擾而教之奈何覲然爲人而有如窮奇壽夭之不可教訓耶

高江邨扈從西巡日錄都城外南海子之東南有螞蟻墳清明日必有蟻數萬聚此故名潮州大螞蟻山又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羣蟻來朝是蟻也而又知尊祖敬宗矣按水經注益州葉榆縣自唐蒙始開之縣西北八十里有弔鳥山衆鳥千百爲羣其會鳴呼啁嘶一歲則六至伺其來弔夜燃火取之其無味不食

似轉悲者以爲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故衆鳥來弔因名亦可與螞蟻墳並傳

又有蓄金魚者分紅白二種共貯一缸用紅白二旗引之先以紅旗搖動則紅者隨旗往來游溯緊轉緊隨緩轉緩隨旗收則魚皆潛伏白亦如之再將二旗並豎則紅白錯綜旋轉前後間雜有如走陣者然良久將二旗分爲兩處則紅者隨紅旗而仍爲紅隊白者隨白旗而仍歸白隊易曰信及豚魚其信然歟

案東京夢華錄京瓦雜戲有劉百禽弄蛇蟻元宵大內雜戲又有李臥寧猴呈百戲魚跳禹門使喚蜂蝶

蛇蟻等劇蓋凡物有知即可教如蠅虎舞涼州之類
其師傅匪自今始也

鐵兒

鐵兒義烏人姓顧名孝誠父尺木少以材武稱娶同里
龍氏期年以徐渭荐從胡宗憲征倭三載不歸龍獨居
夏夜納涼園中有小山曰鐵舟以亭中鐵柱得名乃園
中最勝處夜將半獨行至山頂看月顧影淒然殆難自
任遂入亭中小憩迎面鐵柱黝然屹如人立龍抱之意
有所感後數月竟產一鐵眉目肢體皆備惟不動亦不
哭戲以粉筆書鐵兒二字於背命老嫗棄之堤下越宿

有廣西軍官陳大綱者以倭平率鎮兵先歸經其地
聞蘆中兒啼聲跡之有虎方乳一兒見之輒逃時陳無
子大喜攜歸撫爲己子及長膚色漆黑因名之鐵兒兒
自幼剛猛有父風至性過人稍長豪俠喜結客有笑其
不知書者乃更折節從師偶與同舍生忤詈以異種鐵
兒憤返叩於陳陳告以故兒痛哭急欲往尋父母陳以
其年尚少不許會其州楊應龍反調陳柯兵從劉綎往
征兒請從轉戰至四川聞賊有驍將吳日華楊珠二人
者故與鐵兒結爲兄弟請於綎往說之歸應龍失恃遂
輸欵綎奏其功授爲永寧參將旣而朝鮮再用師鐵兒

請自率所部從海道直搗王京意將以便道禱於補陀
卽過浙中訪其父母音耗也朝議不許鐵兒乃嚼指血
上疏陳情願棄官備行伍以從乃許之鐵兒率舟師出
瓊州舉帆直指補陀適西風大作半日已至齋被上山
問寺僧求見菩薩一老僧前曰菩薩不在此山貴官將
何所禱鐵兒備訴心事僧噴曰孝子孝子請從老僧來
遂引至寺後俾遙望對面山凹內亦並不見菩薩但見
一老姥雙髻皤然蓬首垢面似被囚者對之而泣鐵兒
不解還問老僧僧曰是始菩薩爲此變相以相告也鐵
兒更乞前導僧曰此山可望而不可卽若卽能飛度太

夫人亦不在此間但謹誌其像他日自有相見時也鐵
兒涕泣歸舟遂發至朝鮮則倭已棄王京又聞平秀吉
死將遁陳璘命與副將鄧之龍帥戰艦邀之殲其徒三
百賊竄入乙山崖深道險將士莫敢前鐵兒偕其客數
人率死士百人乘夜入圍其岩洞賊憑高拒守鐵兒先
登百餘人繼進賊無一得脫者於是搜其洞中金帛山
積至一處婦女被繫者纍纍釋而遣之中一老者獨泣
而言曰老婦已無家可歸若蒙垂憫願從貴官去爲軍
中補級以終餘年幸矣鐵兒矚視久之忽憶及補陀對
山之像旣審其鄉里俱與陳父所言相印於是哭而拜

日母亦知鐵兒尚在否母大駭曰妾自先夫從胡公征倭止產一鐵已棄諸野其後夫以有功爲趙文華所譖而死妾以被擄至此爲賊中縫補苟活至今從何處得此貴子耶鐵兒乃祖示以背則粉書二字宛然又述陳父所嘗言母始疑然卒不解時璘亦已至在傍笑曰母勿訝也蓋兒本受氣於體故見風輒疑及虎來覆而乳之乃卽融而爲人固物理之常也母始頓悟於是相抱大哭其時故鄉廬舍已爲兵燹蕩盡遂奉之仍歸廣西始知楊應龍復叛王公之敗陳父戰歿於松門壩朝廷已賜祭葬又敘朝鮮功加鐵兒都督同知遷山海關總

兵鐵兒力辭且求解官不許鐵兒掛冠徑歸或議其矯鐵兒曰吾涉海遠征非爲邀功地也今旣得依老母此樂雖萬戶侯豈與易哉若更戀戀富貴他時馬革尸還或宦海風波所及雖欲長侍膝下其可得乎其後母年八十餘卒比葬躬親負土忽有羣鳥數萬啣土成墳人呼其墳爲孝鳥塚然鐵兒竟以毀卒將葬舉其棺若空虛然其子啟視僅一小鐵人長不滿二尺云

金蝴蝶

漢陽聞人也名先秦康熙初諸生博學多通工詩古文詞善畫梅長洲文點嘗見其詩畫謂爲近代所未有先

秦知之不遠千里往與定交性狷介不喜爲時文然每
一篇出輒爲人所傳誦旣而連不得志於有司惟賣文
及畫以活若非其人雖輦千金不顧以故人遂無過問
者晚年築室鸚鵡洲上以詩酒自娛足迹不入城市雖
炊煙屢絕不屑也然每醉必攜其所爲詩文至禰衡墓
朗誦數過痛哭而返會新太守湖郡王某至聞其名召
使作畫不赴太守怒時方葺文廟檄令繪壁辱之先秦
橐筆以往畫梅於壁題其後云偶從處士陪琴鶴未許
山礬作弟昆月落參橫人不見只留清氣滿乾坤書畢
拂袖竟歸後太守至見之大驚從一僕親造其廬剛以
百金不受時已盛暑見其猶衣木棉顧其僕往取絺綌
各一端與之先秦辭曰性不知暑故無需此物也乃止
委金而去先秦追擲之不及乃返投置敗簾中終不復
顧數月其金化爲蝴蝶一一飛去先秦後以窮餓死

柿園敗

崇禎時孫公傳庭柿園之役以帝命監軍御史蘇京促
戰而敗幕客某謂之曰昨余晝寢見有人皆長尺餘披
鎧持矛乘車裝馬自陷中出乘几登竈蔣山道士朱應
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穴中乃
歎曰吾誤聽道士遂以兒戲殺百萬生靈彼其持矛登

几時非儼然從軍出塞者乎孫公大哭

慧娘

和州朱生名宛霞少孤貧天資穎敏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三入邑庠隨以歲試食餼邑中名宿咸歎爲不及顧生雖才藻豐腴而文品極峻自是屢困場屋又喪偶益復無聊先是生有母姨嫁新城馬氏家頗饒生時往探視母愛其丰神俊爽每至輒留經旬不遣姪女曰慧娘年踰笄矣未嫁而寡嫻詞翰兼善琴弈而風姿豔絕性貞靜惟生至輒款語不避庚申秋生下第復至新城女迎問慰解且曰以君才華豈長貧賤者然以此時風氣

若稍能降格何愁榜上一名哉生日今簾內固多師囁和嶠一流但若必以此詭遇吾將披髮入山不願求知音於前路也因泣下女亦慘然遂近前以巾爲之拭淚適母出詢其故不勝歎息母素嗜奕乃呼婢取楸枰與生對奕遣悶女側坐觀之俄黑子一角危甚女目視生日西南風急矣此角君甘棄卻耶生日何爲女約略指示曰此卽所謂倒脫靴勢也母微笑曰兒何言之昵也豈非女身外向語未畢女顏發頰遽起避去生亦心動推卻棋枰起揖曰得如母言其他更何足惜母自悔失言旣念姊氏已衰况玉女金童良緣難得越宿迷其意

於女父逢樂逢樂貧之母言其才可託逢樂曰其如數
奇何必若所議且待來歲文戰後可也遂罷去生聞負
氣欲歸母留課其二子生戀女未忍遽舍遂強諾焉無
何母臥病生入視適女來視湯藥遇之東廂生顧無人
小語曰媢知我所以留此故乎女歎曰深情久蒙于中
妾以憐才之一念遂如春蠶吐絲自縛乍聞父言幾不
欲生此後若能藉文章爲薄命人吐氣則已否則當于
泉下相覓也生日我若終不得卿今生亦不願更娶矣
但恐人事難知請定密約以當息壤可乎女變色曰若
是是負吾父兼負媢矣君焉用此不廉婦也卽於腕上

脫一金釧與之曰此物所以治也海枯石爛用矢勿緩
生懷之而出自是不復言歸矣後母病尋愈每晨起必
嗽蓮子女私以一盞令婢餉生適爲逢樂所遭詰之婢
不能隱遂以實對逢樂怒將還詰女會里中富商王某
爲子請婚其子不慧逢樂以怒女竟許焉後數日行聘
有期女始聞之遂病眠食皆廢漸至綿惓不得已始爲
召醫醫至診之曰病以鬱怒傷肝致心液爲火爍盡必
得人心血合許以合歡皮煎湯飲之庶可奏効不然恐
非葯石所能爲也逢樂以商諸王王笑曰癡哉是欲以
爾泉下物而剗吾兒現在心也逢樂慙恨而返詣生述

醫言且許締姻生微笑曰翁不愁異時煮字療飢耶逢樂再欲有言生執卷而起出至母所語其事且泣曰慧媚若有萬分一甥何忍獨生適翁來言要使人不能無耿耿耳語畢解懷取佩刀欲刺母急起持之曰癡兒奈何先自戕乎兒姑住此俟老身往視慧娘再來生請從既至揭其帳見女懨懨垂絕母問今早亦少進食乎隨告以生在兼述所由女張目見生脉脉但有垂淚既而歎曰妾負郎矣疇昔之夜夢郎來共戲郎捉妾雙趺脫睡鞋納袖中妾急探郎袖求之不得郎嗤笑曰繡鞋早爲阿鴻將去矣妾訝曰此物豈可入他人乎今將奈何

郎不答起去妾疾呼終不復顧醒而思之知此事必不可諧妾向所以不忍遽捐廉恥者正爲今日今魂魄已遊墟墓郎若爲此勢必喪爾生妾亦豈能復活但未知尙有來生否遂伏枕痛哭母撫之曰兒姑自愛昨而翁已許吾甥此事尙可圖也於是攜生至逢樂所爲申宿諾且曰兒病至此叔尙忍立而視其死乎逢樂欣然從之其母乃返以告女女意少解自是著意強飯未半月已起王氏聞之復遣冰來將謀納聘逢樂許之母乍聞恚甚卽往責其負約逢樂以王氏約在先爲辭母拂袖出適女來微聞餘言知事已中變盈盈欲涕母慰諭百

端卒不可解遂復病未幾竟卒生入臨已將殮矣纔止尸旁尸輒躍起衆大駭女爲縷述冥間事言始死神魂飄忽回憶家鄉都如隔世惟思郎不能去心私念訴諸冥王或可邀其垂憫于是信步而前至一處見殿宇巍煥鬼卒森列可怖躑躅間恍惚有一老父從門內呼之曰兒何得來此汝之齒尙未且汝與吾兒夙緣未了可隨我去乞冥王判此公案遂入見冥王冕旒坐殿上氣象嚴肅老父跪稟久之王顧令喚妾至案前諭曰汝父俗人也汝二人早爲紅絲繫定今雖爲情死猶不失爲貞與義當仍歸圓破鏡耳卽喚鬼卒押令還陽不意頃

刻竟能到家也乃皆轉悲爲喜惟生細詢老父狀方相與笑啼交作忽聞金鼓之聲遙震瓦屋俄一僕奔入曰謝遷作亂土寇引賊兵入城大掠將至矣母與慧娘方倉皇間亂兵已擁入生竄去母家劫掠一空賊見女美擄之去及新城收復生返始知女已被擄噉然而哭逢樂與母亦哭生有僕曰鴻奴勇健能披甲躍十牛是時在旁勸生曰奴願往偵慧姑其無恙也奴力能返璧但問太夫人何以報我母未及荅逢樂破涕曰奴乃能爲古押衙耶他日女歸當以予爾生鴻再拜曰謹聞命矣遂起攜劍出門時餘賊屯於淄川鴻徑往其營乞降居

數日有脅從者爲言慧娘被擄時謝遷將納之不從脅以及慧娘請俟三月後畢母喪而後惟命不然請就及賊愛其美故至今猶局置樓中鴻竊喜夜半後躡至樓畔仰望燈火熒然躍而上窺窗隙見慧娘獨坐燈前垂淚破窗入二侍女驚起鴻手劍斬之挾慧娘飛出守者始覺追之不及天甫明至新城入門慧娘見家人環集如夢乍醒備言見逼之狀悲喜交至既而母顧逢樂曰今可爲吾甥議婚乎逢樂笑諾生請還白其母母笑曰癡兒此事尙容姑待乎生悟乃止合昏甫畢賊已平道通生攜女偕歸登堂拜母母詢知前事不覺感泣曰然則吾當拜此貞婦耳戚友來賀見者亦莫不嘖嘖豔之以爲義烈之報然自此生益厭勢利其閒居惟日與慧娘撫絃鬪韻絕意不復進取云

賈荃

江陰賈行芳字士香邑中名士也家素不豐而清介自持不可干以非義一妹名荃字心香容華絕世性端靜工吟詠兄嫂咸愛之年十六字同邑嶺南江氏子詩濤後歲餘迨吉有期有汪嫗者業鬻珠聞之以珠往售焉女爲市數珠兼出奩中珠數十俾禁一珠鳳嫗禁畢持與女曰畫中人雖荆布猶佳而復飾以明珠翠羽江家

迨疑消

郎真有福也。女笑酬以值而去。適其嫂以鏡奩來倩爲描樣，見几上所繫珠鳳，取視之，訝曰：「此卽汪姬所穿者耶？」若輩原不可許其入門，媢今受其欺矣。女就其手中諦視，乃知珍珠早被換卻，悞恨無及。嫂還以語士香，後士香出，遇姬於門，拒之，且詈其不識廉恥。姬慚而出，旣以老羞成怒，徑至江氏，譖於江母，言女嘗令其同里金媽傳書某生，頃聞其已有身矣。昨故以粥珠爲名，探其信否，不意果如所言。母聽畢，以告江翁，翁將信將疑，數日有女僕引一賣花媪入，問其姓，卽汪姬所謂金媽者也。諸女競與市花，已皆散去。母從容詢及賈氏之女，媪

姓

爲縷述前事，與汪姬所言如響。母卽令女僕請江翁至，證其事。於是決意離婚，竟造媒氏，擲以庚帖，俾返璧焉。時媒氏亦聞人言，藉藉不敢與爭，遂以致賈生生駭絕。問故，媒氏微露其情，生怒，擲其帖於地，而入媒氏，不得已，返白於翁。翁遂控於官，以金媽爲證。生亦赴縣申訴，及對獄，生詞氣激切，令不能屈。諭之曰：「汝姑退，明日挈汝妹偕來聽質可也。」生歸以商女，且曰：「奈何使吾妹摧殘至此，女慨然歎曰：「妹自蒙兄嫂撫愛，常思勉企，郝鍾以慰父母於地下，今橫罹此辱，尙容姑忍乎？」妹志已決，兄勿惜也。」語畢，痛哭達旦，草草理妝衣履，盡易縞素，拜

其嫂曰妹薄命不及與嫂相守以終負吾嫂矣嫂此時但有揮淚亦不復辨爲何語而女已從兄登車去矣比至指天誓曰清辨滔滔今日此事證據確然何容強辨命嫂之女曰慘酷之刑弱質不堪勢必誣服誣服不如死老父母奈何忍以誣良殺人乎令乃趣喚穩婆至引女至別室驗之出而稟曰所驗賈氏孕已四月與金氏言正符令大笑詰女曰今汝又何詞以對女對曰不然妾謂不如老父母親驗之信也言未已袖中出佩刀解衣直刺其腹刻未及半而身已仆土香趨就女手取刀力破至小腹腸胃俱流投其刀曰老父臺請驗令急呵

止已無及矣生於是控上臺覆驗定案江翁及汪氏金氏皆論斬邑令以得贓枉法論絞而以賈女建烈女祠祀焉

支氏

無錫朱貞婦者支氏朱燦聘妻年二十四燦死歸朱守貞嗣從子應垓有田二十四畝已而應垓夭議他嗣應垓本生父文耀利其產與族人材任謀曰立嗣以母無母何子齊之嫁不從辱之百方支取剪刀自戕復欲投水死遇弟錫昌告之故訴於邑令文耀私交通判某詣令言支有別情令鞠之支解衣求刀剖胸自明令遣歸

驗之果室女也乃重懲之而爲支立嗣并作傳表之此
令猶不致以徇蔽致死若某通判者其計亦險矣支氏
之得生也幸矣哉

墮胎

邑西偏有村曰河南浦村婦李氏性蕩夫卒婦日與里
中惡少狎未幾遂妊踰五月矣鄰婦楊氏者能墮胎以
此漁利婦素與昵至是與以番錢五枚乞爲之謀婦受
之留與晚飯且飲以酒婦醉矣草草下手胎未墮而李
已死乃呼其夫共縛以石而沉諸河人無知者越六年
婦偶自鄰村收生回纔入門忽自搥其頰罵曰老娼婦

汝嘗爲我言爲某某墮胎其人後俱無恙我故以性命
交於汝手豈料汝毫不經心乃以沸湯漬草鞋取而摩
之我所以低聲呼痛者恐爲人知覺故也豈猶是尋常
腹痛哉而汝猶力摩不已致予腹中胎上衝而死且汝
既騙余錢而致余於死卽買棺以葬余尸或猶可恕乃
墜以石而沉諸河使骨肉俱葬魚腹此仇尙可恕乎語
畢口吐白沫而仆其夫爲之叩首乞哀許以拜懺超荐
婦忽瞑目曰老龜精尙欲以巧言解釋耶余尙以一時
不能登陸故飲恨至今纔得吐此惡氣汝婦可死余亦
獨不可死汝婦乎蓋凡溺鬼必三年而後上岸又三年

始得索代方沉尸時李氣猶未絕故至此乃登陸索命也於是其婦狂益甚跳擲叫號或攢眉捧心大聲呼痛目上視作李氏臨死狀至夜半竟死此嘉慶間事余得之吳香圃云

捉奸

周草庭嘗言在山東兗沂道署時有以夫捉奸而殺其一人逸其一人者擊鼓自首觀察訥公陞堂命拘其婦鞠之婦年近三十而肌膚如雪容光照人供稱向來與一人共戲終嫌未暢所欲故約二人於是日偕至相與前後夾攻其時方極酣適不意爲夫所覺蓋二人於其

所往來者陽道尤偉岸者也訥公大笑曰然則汝可謂休休有容者矣嘉其直薄責而遣之遂援筆判曰

從來爲雲爲雨冷容或致誨淫而在匹婦匹夫作配

但稱佳耦故面首三十止供酣戰於山陰私乳分明

粵西自肇至梧婦人四月卽入水浴不避客舟男女時亦相雜或觸其私不忌惟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僅效水嬉於海外縱河間之且窺且

合猶然日夜呼號而武壘之卽晚卽交不聞弟兄夾

擊乃者腹背受兵居然烏鼠同穴以兩雄共一雌竟

雙管之齊下左旋右抽有鳥斯翼前茅後勁其實能

容儘教箭激連珠綽有餘地倘使桃翻錦浪嘗許分

羹豈霸王之逐鹿界劃以溝擬碧玉於破瓜剖分而
食方其二人同心自必皆大歡喜抑知絲鳳隨鴉在
羅敷原自有壻驚鴛打鴨彼臥榻豈容他人所嗟傾
幽傾城佳人難再既已一生一死罪案可消我見猶
憐掩面忍誅尤物奔者不禁寬政宜及仲春姑予薄
懲此後風流休放誕待搜漏網肯教淵藪久逋逃庶
幾二五之耦耕永示千秋之孽報

堯憂集卷四終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red seal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